

西漢演義傳卷之五

特
遠
1467
5



特 1467 卷 5

軍志部

新刻劍嘯閣批評西漢演義傳卷之五

懼楚罪陳平歸漢

等行至中途，知此消息，遂即旋師回，恐勞民動眾，無益于
 事。王怒曰：朕差汝救援河內，往回將月餘矣，不遇敵而空
 回，以致河內有失，去朕一藩鎮矣。皆爾等之罪也。陳平在
 側曰：二將雖去，亦不能以保河內。且韓信用兵，彷彿孫吳。
 二將豈足以為敵哉？陛下不必深罪二將，臣與范亞父同
 二將親領一枝人馬，復取河內，阻韓信不得東來。陛下伐
 齊之後，却舉兵而西，料漢王決敗，而韓信可擒也。不然，關



陳平雖歸漢其立心行事畢竟是小人

中之地悉為漢有不獨一河內而已。霸王益怒曰：前殷王
 求救，汝亦在左右，獨無一言及此。今河內已失，乃欲勞師
 遠征，以為復取河內，不亦欺誑朕躬耶？遂將項莊、季布叱
 退。是日即罷陳平官，令勿待左右。平退居私第，終日鬱鬱
 不樂。因密令家童整點行李，暗打發家小回陽武去。訖乃
 獨身仗劍，從小路投洛陽來。一日將日西，到黃河邊，四顧
 無人。船近沙灘灣，一隻小舟，平叫曰：過往客人遠來，欲過
 河投宿，小舟中走出兩人來，眉目兇惡，年各二十四五歲。
 平思此二人必黃河邊水賊，若欲回避，反致謀害，不若上
 舟渡河，自有計較。二人上下觀覷陳平一遍，心中甚喜，遂

扶平登舟，將近中流，二賊欲船中取刀殺平。平思賊之所
 以害我者，利吾之財也。我若惜身之所藏，必被賊害矣。乃
 告賊曰：某雖過客，亦知水性，願羸身與二公駕舟。庶行乃
 速耳。遂將一身衣服所藏之物，盡行脫去，裸身立于舟上。
 示無懷挾。二賊私相笑語曰：吾二人以彼身邊必有所藏，
 欲利其有。觀裸身而見，則無所藏可知矣。遂無殺平之心。
 乘順風，瞬息過河。陳平上岸，迺得性命，急投店中來。已近
 夜矣。店中人見陳平裸身而來，大驚曰：子必河中遇賊也。
 平哀告曰：某乃河南客商，楚地買賣負資，回家行晚過河，
 領一家僮，皆被殺死。因我苦苦求告，將衣服行囊盡行盜

去饒此性命來投寶店幸念同鄉留宿一宵借舊衣遮體
得命回家決重報厚德店中人聽陳平言語不俗又見顏
貌甚修美一時各出衣服數件與平穿着就請同席飲酒
共宿一夜次日陳平拜謝店主並同伴者遂投洛陽大路
徑往咸陽而來先訪故友魏無知備道項王失政獨恃強
暴不納忠言蔽塞賢路某素知漢王寬仁大度好謀能斷
任賢使能各盡所長乃真命之主也願背楚千里而來傾
心事之敢借故人吹噓之力薦拔一言少得錄用不敢忘
所自也魏無知曰漢王虛心以求天下之賢故四方之士
心悅誠服願欲立于其朝若先生抱經世之才挾奇謀之

術置之帷幄必能筭策我漢王見之不待推薦必留重用
也陳平拜謝一日魏無知乘漢王無事因告曰楚國陳平
深慕大王盛德今棄楚仗劍歸漢與臣故舊數知其能王
若留用必有裨益王曰此非昔年鴻門相遇之陳平乎無
知曰正是此人王曰寡人懷念此人日久每欲一見不可
得今來投降實合我心卽召見曰昔年得君維持之力幸
出鴻門于心終不忘今喜爲同朝之臣甚慰我心遂相語
竟日漢王甚喜悅便問居楚何官平曰在楚爲都尉是日
卽拜平爲都尉使秦乘典護軍日侍左右諸將紛紛相議
曰一時亡命之徒裸身而來未知淺深遂拜爲都尉又朝

夕在王左右恐有不測之變王聞之益加優厚一日周勃
諸將多忌何絳侯亦爾
 等言于王曰陳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居家嘗盜
 其嫂今為護軍多受諸將金以臣等觀陳平為人乃反覆
 亂法之臣也願王察之不可為奸先所惑王聞說即召魏
 無知責之曰汝薦陳平可用今觀盜嫂受金行檢貪汙薦
 舉非其人矣汝亦有罪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王所問者
 行也今有尾生季已之行而無益勝負之數王何暇用之
 乎莊子曰尾生與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
 梁柱而死季已殷高宗子有季行事親乙夜五起甲早
 死高宗惑後妻
 之言放之而死
 因又召平亦責之曰先生事魏不忠後歸
 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有信行忠直者固如是乎平曰臣

非一可用之物隨人用與不用耳魏王不用臣臣故去而
 歸楚楚不能用臣復去而歸大王亦隨人所愛而取用也
其言個儻不避此所以能動漢王
 臣素聞大王能用人故不辭千里而來見王王實能用之
 臣前日歸漢之時渡河遇賊躡身而來若不受金實無資
 用誠能畫計有可采者取用而成績則大王所抑者小而
 所獲者大苟大王聽人言而不用臣計則所得之金俱在
 私囊臣不敢隱請封輪于官願乞骸骨以歸故里大王之
 恩大矣王聞平言乃深謝陳平益加厚賜復又遷拜護軍
 中尉使督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為譖言矣此見漢王顛
 倒豪傑莫知端倪史稱漢王知人善任使此其一節也有

詩曰

兩國爭橫用計時陳平謀上楚無知漢王不聽羣讒謗
贏得他年六出奇

漢王厚遇陳平不題却說韓信差人飛報漢王已得河內
王甚喜又見各路諸侯納款歸降各國奇謀敢勇之士亦
皆順附忽又左右來報夏侯嬰引常山王張耳投降王曰
張耳自幼與陳餘為刎頸交後立為王各不相協昨聞陳
餘殺張耳家屬追耳止存五騎今來投降亦孤鳥奔林射
者望的也即召相見夏侯嬰引張耳入見漢王王曰久慕
賢上盛名今來相見實慰渴懷張耳泣曰臣耳與陳餘自

幼相交甚善今為私讐殺臣家屬終身之恨不共戴天恭
聞大王瑞徵五星天人協應久楚之道而易之以寬仁真
天下之主民之父母也願延頸歸降倘蒙錄用他日得沾
尺土報一家之讐雪終身之恨臣雖肝腦塗地亦無憾也
漢王大喜遂重用張耳仍仍呼常山王亦漢王寵人套子以常山王呼之漢王又見張耳
歸降甲士雲集遂與羣臣商議曰寡人自出袋中以來各
路諸侯順應兵馬集聚四十餘萬意欲舉兵而東駐札洛
陽與韓信人馬會合同伐楚爾等以為何如羣臣曰大王
兵威益振所向無敵正當獎率三軍以伐無道臣亦得東
歸以見故土也張良曰大王兵威雖振而歲星未利恐東

征亦難取勝以臣愚見當養威蓄銳須待明年乃其時也
王曰寡人東歸之心無日不倦倦于懷久棲于此非我志
也遂不聽張良之言分付大小文武將佐擇日起兵就請
太公呂后同行羣臣聞漢王東征各人心喜數日間三軍
整點齊備來奏漢王曰馬步軍卒已整點四十餘萬大小
將佐二百餘員請王車駕啟行于是漢王差人約會韓信
俱至洛陽取齊大勢軍兵徑往河南大路進發未知伐楚
勝負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用智去詐用仁去貪用勇去怒王其有之

董三老遮道說漢

却說漢王大兵行至河南有洛陽王申陽率領文武將士
出郭遠接漢王一路看洛陽形勝左據成臯右阻沔池前
向崧高後介大河東聯嶠山西接潼津五嶽中爲中嶽古
人謂河南爲天地之中風景華美山川明秀不能徧觀盡
識也忽前驅來報有數十鄉老望塵遮道欲來見王王曰
召來相見其中有一鄉老年極高大姓董人稱爲董公三
老昔日曾在大江中救義帝屍扶葬于郴州今聞漢王到
洛陽領衆鄉老來見因進告曰臣等衆鄉老候大王日久
欲有一言上諫王曰爾有何說董公向前曰順德者昌逆

德者董老兵出無名數言勝師百萬大將千員張等事不成敵乃可破項故曰名其為賊敵乃可破項

羽無道放弑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

王宜率三軍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

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王今師出無名不過徒爭尺寸之

土耳竟漢王五戰成功宜處此老董數言薦在上風可雖戰勝楚天下終不服也漢王因撫之曰爾鄉老

之言誠為有理寡人即發手書布告天下然後合兵東征

又召董公曰爾等亦欲仕進乎董公曰臣年八十有餘死

期將至幸見大王仁愛及于天下約法三章除秦苛政百

姓莫不引領而來欲大王為天下主也臣等不辭遠來扣

馬上諫以伸此大義非為仕祿而來也漢王大喜各賞白

米一石絹一疋眾鄉老領受拜謝而去于是漢王進洛陽

城即為義帝發喪哀臨三日乃下手書布告天下書曰

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弑之大逆無道寡人

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各處將手書分頭發行此時韓信人馬俱會合一處不月

餘諸路兵馬聞手書到且不期而合兵者共五十六萬眾

董公一言之間而人心歸向如此是亦天理之不可泯也

胡氏曰天下苦秦諸侯並起各其師者曰誅無道秦可

矣今秦已滅諸侯各有分地而漢又起兵雖曰項羽為

政不平願亦伸已私忿耳非義兵也及董公獻言漢王

政不平願亦伸已私忿耳非義兵也及董公獻言漢王

政不平願亦伸已私忿耳非義兵也及董公獻言漢王

政不平願亦伸已私忿耳非義兵也及董公獻言漢王

承順然後項羽弑君之罪無所容于天地之間而天下
 歸于漢王可坐而策矣故隨何陳此義而下九江酈生
 陳此義而下全齊于是背無所倚又斷其臂雖欲不亡
 不可得矣

漢王聚集大小諸將因與韓信議曰今諸侯會兵俱于洛
 陽甲士五十六萬將軍可以伐楚矣信曰行兵之道先按
 天時次察地理又看歲星之向背方可行師蓋兵凶器也
 戰危事也三軍之死生國家之休戚實係于此豈可輕舉
 之乎臣夜觀乾象又推筭大王年命俱尚未利不若休養
 士馬訓練甲兵少待明年臣敢保其必破楚矣若今年舉

兵臣決不敢奉命王曰前日舉用將軍之時未及兩月將
 軍即勸寡人東征今關中已得大半較之前日兵勢又大
 不同將軍反越趨難進者何也信曰大王雖得關中未與
 項王會戰臣觀項王勢力正在強盛之際今與齊梁爭橫
 燕趙作梗喜各國分奪其勢延至明年大王乃鼓兵而東
 乘其敝而與之敵臣知其必勝矣王曰時不可違機不可
 失今項王出征在外正當離披之時我乘其懈怠而取之
 其必勝矣將軍所見不同故乃退遜如此且帶領本部人
 馬鎮守西秦寡人親統大軍東向伐楚倘有未利將軍急
 來救援亦將軍之功也張良等近前復苦口極諫漢王益

不聽信曰霸王勇冠天下所向無敵漢將中恐無其對大
 王當審時量勢而進切不可輕敵也酈生曰元帥與其預
 為謀畫如此不若隨大王一同東征決成大功信曰不然
 秦地初附漢兵盡數東行倘或不利人心未保一聞傳報
 決復叛亂信領本部人馬鎮守三秦不失根本此萬全之
 策也韓信就將大將印交付與漢王領本部人馬拜辭徑
 赴咸陽任札漢王遂率領大軍東行隨到郡縣莫不歸附
 將近陳留張良奏曰臣故主被楚所滅有韓王孫姬信撫
 養諸公子家乞大王傳檄立為王以守陳留即王之藩鎮
 也王曰然就命張良持節封韓王孫姬信為韓王諸公子

中有賢能如姬康者封為陳留君使輔韓王張良持節拜
 謝王曰先生到陳留封韓王畢可兼程趕來寡人欲朝夕
 與先生商議伐楚良曰大王凡事當斟酌可否仍須于諸
 將中立一大將以約束三軍臣到陳留料月餘即赴彭城
 也張良趁陳留不題漢王過汴河三軍各相爭渡推一軍
 士落水眾人喧嚷高呼畧無忌憚諸將莫能禁止漢王召
 陸賈酈生議曰軍無紀律以其無大將統之也寡人於眾
 諸侯中擇其素有重望者惟魏豹乃魏王的孫時人稱為
 賽太公其人可為大將寡人欲以元帥印付豹執掌爾以
 為何如賈曰魏豹言過其實恐非大將才酈生曰張良亦

嘗輕豹豹與諸將亦不相得恐難服衆也陳平曰豹雖有才而非大器終不足濟大事王曰魏豹門第素重五世將種較之韓信受辱乞食迥然不同拜為大將豈有不服衆之理耶是日遂拜魏豹為大將豹欣然領受點關三軍調遣諸將人馬啟行赴彭城進發霸王征齊梁燕趙未回彭城乃彭越鎮守漢王遣陸賈遣賈手書往說彭越降漢書曰

漢王手書付彭將軍足下項羽放弑義帝大逆不道已發書布告天下兵皆編素為義帝發喪諸侯聞有此舉莫不同心稱快將軍負膺揚之勇素有大志今乃與逆

賊為臣實為將軍耻也將軍肯從義舉與漢合兵共伐大逆成功之後垂名竹帛為萬代元勳子孫綿延世享王爵大丈夫之所為自與尋常萬萬不同矣足下其察之

陸賈齎漢手書見彭越越見書大喜曰越聞漢王乃長者即開城迎接漢王進城漢王安撫彭越畢召魏豹調撥諸將預備與楚交戰即入後宮收其寶貨美女盡日置酒高會虞子期急救虞姬投北逃走漢王亦不追趕諸文武將佐心志益懈不聽豹約束豹性躁無涵容鞭撻士卒凌辱諸將士人心多不服項王見虞子期護送姬家眷赴楚

西漢演義 卷五 十
營備說彭越降漢漢王大兵屯在彭城將後宮寶貨美女俱被虜矣項王聞說大怒曰劉邦乃敢奪我彭城虜我後宮誓不與邦並立乃命龍沮鍾離昧領兵攻齊親領精兵二萬人晝夜兼行趨彭城離二十里安營差人下戰書與漢會兵漢王拆書觀看書曰

西楚霸王書付劉邦曰朕封爾為漢王坐守西土帶甲十萬安享天祿亦當知止不自揣究恣肆猖狂侵擾關內所降諸侯皆猥才庸調不足以為捍禦乃爾解戈朕今與爾會戰爾當延頸以試我劍使爾片甲不歸魚游釜中耳速來出敵勿自退悔

漢王觀書畢召示魏豹豹曰王當批迴來日會戰不知楚漢如何交兵下回分解

總評

忽封魏豹人所不服

楚霸王彭城大戰

却說魏豹會集諸侯並各將佐謀士相議遂分兵五隊敵楚第一起殷王司馬卬第二起洛陽王申陽第三起常山王張耳第四起漢王同眾將第五起魏豹自統大兵押後陳分撥已定命司馬欣董翳劉澤守彭城以為應兵次日魏豹慣束停當出城十里布下陣勢以為救援却調轉五

西漢書 卷五
隊人馬前進六軍鼓譟兩陣鏖鳴只見霸王前邊列兩面
龍鳳日月旗旗開處霸王當先出馬大呼曰劉邦與我決
戰漢陣上司馬卬出馬霸王曰朕不負爾爾何背反卬曰
大王放弑義帝悖逆無道以此歸漢非反也霸王大叱一
聲卬馬倒退數步霸王就勢一鎗刺來司馬卬急欲舉刀
交還烏騾走得急霸王鎗尖早到卬措手不及早已中鎗
刺于馬下催動楚兵掩殺漢兵霸王正追殺之際申陽二
隊已到就與霸王靚面見王曰爾亦爲何背楚歸漢陽曰
漢王有德天下歸附不獨陽一人而已陛下亦同歸降不
失楚王之貴王怒舉鎗便刺申陽初嘗退避後霸王攻擊

愈緊陽笑曰我勸爾歸降可笑爾反刺我何不自量如此遂挺
鎗交還戰二十回合申陽力怯正欲退後張耳人馬已到
二將協力來戰霸王鎗法神出鬼沒二將不能抵敵
那申陽正掩一鎗方欲逃走項王隨手向後心正着一鎗
早已落馬張耳無心戀戰急退下陣來楚兵吶喊追殺正
遇漢王諸將截住楚兵霸王大呼漢王出陣答話漢王旌
旗映日金鼓震天乘道遙白龍馬隨從許多將佐楚王一
見切齒大罵曰劉邦想汝不過泗上一亭長封汝爲漢王
心尚不足妄動兵馬侵朕疆界汝敢與吾決戰三合吾便
束手歸降如不能戰當受死馬下漢王曰爾乃一村夫恃

爾強暴何足與吾敵哉。霸王拍馬舉鎗直取漢王。漢王尚未走出舞陽侯樊噲絳侯周勃并柴武斬強盧縮等一千衆將各舉兵器一擁殺來。霸王抵着方天戟迎着兩刃刀。對着龍泉劍戰着火尖鎗。征塵蔽日殺氣冲天。只見霸王精神倍加力敵衆將。後有項莊桓楚虞子期季布各領大兵從後冲殺過來。漢兵大亂四潰奔走。任扎不定。正當窮迫之時。只見大路一彪軍從後殺來攔住楚兵。乃大元帥魏豹也。漢王見豹兵到了。心纔少定。却說魏豹出馬直遇霸王。霸王曰。爾爲何反楚。豹曰。大王左遷諸侯。放弑義帝。天下離叛。臣不敢逆天。亦順命歸漢。請大王急早退兵。乃爲

上策。倘或敗亡。喪大王一世之威名矣。霸王大怒。舉鎗直取魏豹。豹舉鉄搦交還戰。二十回合。霸王按下火尖鎗。忙舉鉄鞭在手。看得魏豹較近。分頭一鞭打來。魏豹眼明。側身一躲。在臂上早稍了一鞭。魏豹伏在馬上。逃回本陣。霸王同項莊等四將揮動大兵。盡力四邊追殺。殺得那漢兵屍橫遍野。血流成渠。是日損漢兵三十餘萬。睢水爲之不流。不一時。又有劉澤領敗殘人馬。自彭城逃來說。司馬欣勝之、晚、矣、董彭已開城降楚。楚兵進城。將太公呂后虜去矣。漢王大哭曰。大兵既失。太公遭虜。恨不聽韓信子房之言。乃有今日也。後有胡曾有詩曰。

睢水波濤接海涯，古堤寒柳鎖煙霞。至今兩岸誰人骨，盡是高皇敗楚家。

言未畢，四望皆楚兵，金鼓大作，喊聲大舉，諸文武壯士亦不知所往。頃更楚兵圍遶三匝，如鉄桶一般。漢王回視，隨身士卒止數百，驍漸近黃昏，嘆曰：「吾必死于此矣！」雖騰空亦不能出此重圍也。正在危急之際，忽見狂風大作，飛砂走石，自東南而來，黑霧彌空，黃塵四塞，周圍楚兵皆掩面站立不住，驚惶迷亂，四散奔走。漢王見馬頭前隱隱有白光引路，遂策馬前進行二十里，風色漸息，霸王急整點三軍，不見漢王，衆軍士曰：「大風起後，楚兵散失，漢王不知所

往。」范增跌足曰：「漢邦定走脫矣，陛下當連夜差人追趕，若不就此時擒住，恐後難遇此機會也。」霸王卽差丁公雍齒領三千人馬，務要星夜追來。二將得令，向東南大路追趕，却說漢王匹馬獨行，自思若非這一陣大風，決被楚兵虜矣。正思想間，忽後面塵土起處，早有追兵到來，當先乃楚將丁公也。丁公追上漢王，王曰：「邦至此，亦不能逃矣，但賢者不相厄而相愛也，公如憐我，則當使我遠遁，他日得地，決不相忘也。如不念邦之孤弱而就縛之，使遭強暴之楚，爲典中之肉，邦卽束手聽將軍擒也。」丁公曰：「今日之襲君之事也，臣不敢廢。」及及一平第哉若并丁公漢已滅矣大王當策馬南行，臣發數矢以爲追捕。

之狀使三軍不相疑也。漢王轉身卽投東南而去。丁公拔箭咬去箭頭發數矢而回。正遇雍齒。齒曰：足下曾見漢王否？公曰：追漢王將近。連射數矢不中。被漢王走脫矣。齒曰：公旣追及，豈可容彼脫去？料今相去未遠，務要追及擒來。齒兼程追趕，且說漢王行了一晝夜，人困馬乏，力難支撐。天又漸晚，後邊又見追兵到來。王自思：今番必不能逃矣。路傍一枯井，漢王下馬，卽跳入井中躲避。雍齒追到，因天晚徑過枯井，漢王知道追兵已過，看枯井時亦不甚深，遂拔劍掘土登路而上。爪尋馬在山岡下吃草。漢王急上馬，又行數里，肚中飢甚，遠聞前村犬吠，樹林中早露出燈光來。

自思此必是村鎮，策馬近前，見是一大庄院，遂扣門。有一老人拄鳩杖而出，開門迎王入庄。老人見漢王紅袍金甲，儀容不同，量必是王侯，卽準備酒飯款待。向前動問將軍何處公子，那路王侯爲甚到此，願問其謀。王曰：吾乃懷中也。也，不必直說。漢王因與楚兵在彭城交戰，大敗，迷失道路。天晚無處投宿，有擾貴庄，那老人聽罷，俯伏在地曰：臣素聞大王仁德，天下莫不歸仰，今喜光臨敝庄，十分萬幸。老人又分付重整酒席，款待甚是殷勤。王曰：尊丈高姓？老人曰：敝村有六七十家，臣家姓戚，一戶有五六門，頗有庄地，人就稱此村爲戚家庄。今居五世矣。王問老人有子否？老人曰：臣無子。

止有一女年方一十八歲昔許負曾相此女有大貴今幸
大王到臣家願將小女奉侍左右未知大王尊意如何王
曰逃難至此得款曲留宿幸也豈敢望令愛爲配哉老人
遂命女出拜漢王王看戚氏姿容閑雅風度妖嬈心內甚
喜遂解玉帶爲定禮老人收訖復拜謝漢王又飲數杯夜
深就與戚氏同寢次日早起戚公苦留漢王再住數日王
曰漢兵大敗四散無主文武將士亦不知所在我何忍留
戀在此待我到一大郡在扎定差人搬取令愛戚公聞說
不敢留王遂整頓衣冠投大路往南而行行未十里又見
塵土起處有一簇人馬到來漢王急藏入大林中看那來

的人馬未知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霸王驍勇信且畏之王何不自量乃爾

漢王收兵入滎陽

却說來的人馬乃滕公夏侯嬰也王見夏侯嬰便問卿如
何得離彭城侯嬰曰臣因司馬欣董翳降楚太公娘娘困
住臣舍死入內與楚兵對敵連戰數次力孤不能救匹馬
出西門又見楚兵將二位殿下馳在馬上正欲奔楚營被
臣殺退楚兵收敗殘人馬數千救殿下望南小路趕來今
行兩日矣不想幸遇大王且喜二位殿下無恙漢王大哭

曰大公呂后不知性命如何要此二子何用嬰曰太子天下本也大王雖有天下使無太子無以屬天下之心王然後召二子近前相見語之曰將軍萬軍中舍死救汝兄弟汝當牢記在心倘他日得地不可忘大恩也二子轉身拜謝夏侯嬰俯伏在地曰臣託大王洪福上天庇祐非臣之能也是日屯兵於汴河之東君臣方纔會食忽小卒來報沿河一帶塵土冲天而起有一枝人馬到來王曰此必救兵非楚兵也言未畢只見紅旗閃灼劍戟輝映旗上大書與劉破楚大元帥韓信一面旗書司徒張良乃是張良陳平招集敗殘漢兵三萬打着韓信旗號一路跟尋而來

此正遇漢王一人甚喜王曰二位先生再三諫勸今年不可興兵寡人不聽今果喪師失家自負惶愧又得先生領兵救應深恨魏豹匹夫智疎才短用兵無法五十六萬漢兵被楚殺死三十餘萬悔無及矣良曰大王不必深悔況此處不可安營倘楚兵追來何以禦敵不若且急趨滎陽暫屯人馬再整軍威仍以韓信爲帥以雪睢水之恨王曰然遂催兵赴滎陽大路來守滎陽者韓日休也聞漢兵至卽出城迎接漢王同張良等進城屯住人馬數日內樊噲周勃王陵等一千衆將陸續通到魏豹惶恐徑赴平陽去說丁公雍齒領兵回見霸王奏說劉邦遠遁追趕不及范

增曰：邦雖敗，韓信尚未遇敵。昨用兵者，魏豹也。其人言過其實。劉邦不知而誤用之，所以戰敗也。若韓信用兵，陛下不可輕敵。霸王笑曰：韓信在楚，已見其才矣。亞父何言之過耶？若有大才，昨同劉邦到彭城，無睢水之敗，觀此又何遠慮？增退後，左右來報司馬欣、董翳拘太公呂后來見霸王。王曰：封爾兩人于中秦要地，爾見章邯失守，不協力往助，却坐觀勝負。纔漢兵一到，遂乃歸降。今見劉邦兵敗復又降楚，反覆小人，要爾何用？命左右斬訖報來。不一時，斬司馬欣、董翳于轅門外，懸頭號令。隨喚太公呂后到帳下。王怒曰：汝子劉邦封為漢中王，不安分奉職，乃敢入寇關中，侵

我封土，一人叛逆，九族當誅。汝等捉來，難免一死。范增急出止之曰：不可。劉邦新敗，韓信尚在關中，倘復興兵，當以太公呂后為質，使劉邦係念于此，終難以決勝負也。如若殺之，益結讐恨矣。霸王遂留太公呂后，付虞子期收管。復領兵還定齊地。齊王田橫久為楚兵所困，見霸王新破漢王，軍威益振，遂開城歸降。齊地復屬于楚矣。霸王仍都彭城。彭越見漢兵敗，徑投大梁，領本部人馬與漢合兵。共據梁地。楚遣龍沮統兵伐梁，未下。英布因前追太公呂后喪師，回見霸王被楚叱辱，回守九江。一向與楚有隙，不題。却說漢王屯兵滎陽，招集人馬，軍勢復大振。一日與張良等

計議曰：今漢兵雖少，振但三軍無大將約束，恐難調用。韓信因前奪帥印，一向通無消息，知寡人新敗，亦不遣兵救。援此時復取用寡人，負愧亦不足以服其心也。先生有何妙策，使韓信自來投見，因就而用之，足以制服其心？良曰：此亦不難。臣往說之，管交韓信自來投見，但韓信可當一寸房信之外，有九江英布、大梁彭越，若得此三人，楚必敗矣。王曰：英布乃楚臣，何以使歸我？良曰：布雖楚臣，近與楚有隙，每持二心，苟使一能言之士往說之，必歸漢矣。王曰：誰可為九江使，往說英布？隨何曰：臣請一往說之。于是漢王大喜，即令隨何領從人往九江而來，何到九江，隨投館于

府對門，整衣投見英布，布召謀士費赫計議。赫曰：此必漢王因敗睢水，無以與楚為敵，今差隨何下說詞，欲大王歸漢。大王且辭以疾，不可輕見。庶漢知重也。布遂分付門吏，着漢使且暫回，容吾疾愈，召來相見。門吏傳命出，隨何自思：此必謀士費赫阻英布不相見也。未說英布先智費赫，即轉身到費赫門首，候費赫到家，通報請見。赫曰：此是隨何，因不得見英王，却欲來見于我，下說詞也。遂下階迎隨何，升堂相見。禮畢，赫曰：大夫此來，為何隨何？曰：漢王新敗，屯兵滎陽，諸將各歸鄉里，某乃六安人，久思父母之邦，欲歸來拜掃墳墓。今過九江，慕英王威名，特請一見王，乃疑

我爲漢使辭疾不見我欲徑往六安恐王之疑終不釋也
來見大夫幸與轉達之且英王坐鎮九江且當折節下士
吐哺求賢爲當代明王使天下瞻仰大夫亦不失輔弼之
道今某慕義而來拒而不見使四方之士聞其倨傲如此
孰肯來與之游乎善佐主者不可坐視而不言也說得費
赫坐立不定遂置酒相待從容言曰賢公且暫住一宿明
日與英王相見何曰某不勝酒力卽辭謝回下處明日一
見英王卽欲回家探父母也次日費赫見英王脩說隨何
非漢謀密乃歸鄉探親經過九江慕王威名欲來請見也
布曰人慕名來見我拒之非禮也卽差人請隨何相見隨

何暗思英布費赫中吾計也同差人來見英布布下座以
手扶隨何陞堂相見畢讓隨何側坐費赫退後亦曰先生
事漢日久必知漢王前日睢水之敗緣何不用韓信見今
聞滎陽屯兵欲何爲哉何曰前日漢王發手書布告天下
諸侯爲義帝發喪兵皆編素天下諸侯聞書到深惡霸王
放弑義帝皆願助漢伐楚漢王以此留韓信鎮守三秦以
爲根本不想霸王密差人持書遍告天下諸侯放弑義帝
者九江王也其罪盡歸大王以此諸侯深怪大王而不助
漢王齊梁燕趙其欲起兵與大王爭橫嘗謂弑逆之罪古
今大惡楚一旦加惡名於大王王尚恬然而不知倘諸侯

會兵而來天下皆以大王為極惡王雖家喻戶曉而人不信也大王何立身于天地間哉布起身向非指而罵曰江中放弑義帝實羽主之也我不過隨其使令耳今將此惡名反歸于我我一人而何以當萬世之訛誚耶何急止之曰大王息怒恐左右聞之傳入彭城霸王必加罪譴布曰某嘗自思殺降王子嬰掘始皇墓放弑義帝此三事乃霸王所使心每負愧惟恐天下諸侯他日以為借口不意今項王乃歸之于我我雖瀉長江之水罄南山之竹而人不能知我心跡也為之柰何何曰大王欲白心事此亦無難但同力助漢合兵伐楚明正其罪清濁自分矣若今坐守

九江倘漢王同諸侯合兵而來共討前罪大王見今受楚

之封為楚之臣雖有言不能辨也以臣愚見不若捲甲休

脫不得說他端漢痕迹

兵屬意于漢使天下諸侯知楚負弑逆之罪而不歸咎于

大王則大王洗惡名而為討賊之舉矣豈不為長策哉源

今漢王收諸侯守滎陽下蜀漢之粟堅守而不動楚人深

入敵國老弱轉糧進不得攻退不得解楚不如漢其勢亦

以見矣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枉救危亡之楚臣竊為

大王不取也布前席附耳曰我近日與楚有隙亦欲洗此

素恨深知漢王乃長者實欲有心徃從之也先生少待數

日當計議同先生一行言未畢左右報曰楚使齎霸王詔

書至矣。布急接詔，詔曰：

君國舉兵，臣惟協助。心膂之托也。九江王英布坐守江
淮，偷安自逸。楚兵伐齊，假病不起。睢水會戰，坐觀勝負。
朕勞軍旅，久未一言奉慰。失君臣之義，非同游之好。恃
爾武勇，恐罹狂逆。往問三罪，爾當知警。自今會兵伐漢，
星夜前來。毋悞。故茲詔諭。

英布看罷詔書，沉吟不言。隨何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矣。
何得發兵助楚耶？」楚使便問爾何人。何曰：「某漢使隨何。已
約會與大王同力伐楚。其誅暴逆，為義帝發喪，爾尚不自
悟耶？」楚使見英布不語，又聞隨何之言，知不諧矣。急欲下

階而走。隨何曰：「大王觀楚詔，已有殺大王之意。欲以絕天

下諸侯之口，使弑義帝之罪盡歸大王可知矣。大王何不
殺楚使，以示助漢攻楚之意耶？布亦大怒，遂拔劍將楚使
一劍斬之。遂扯碎詔書，即點兵同隨何歸漢。未知如何。

隨何一舌賢于十萬兵。

張良智韓信伐楚

且說隨何這一篇話，說英布歸漢。布即召費、赫、點、聞、八、馬
管領家眷一同赴滎陽大路來。後史官有詩曰：
弑逆滔天罪莫逃，一言能自動英豪。于城捲甲歸劉氏，

爭得江山屬漢高

英布同隨何至滎陽來見漢王王方踞牀洗足召布入見
 布深自懊悔乃與隨何曰我被爾騙來歸漢我乃一國王
 爵相見之際畧無一毫禮節之意使我進退兩難不若自
 殺以見我之不智也隨何急止之曰漢王宿酒未醒少間
 請相見自有殊禮大王不可性急布出與張良陳平等相
 見各有居止屋舍帷帳器用極甚齊備飲食供給與漢王
 無異布又大喜少間諸文武將士同英布入見漢王漢王
 禮意謙恭談笑豁達君臣相與畧無嫌疑布思漢王長者
 適間幾自悞也

史臣曰漢王以英布先分爲王恐其妄自尊大故峻禮

令其折服已而美其帷帳厚其飲食多其從官以悅其

心心權道也駕馭英雄使莫測淺深此高帝所以鼓舞一

世而唐宋以來所不及也雖然此特用于韓彭英布之

流可也若夫伊傅之儔一言未合則望望然去矣敢以

踞禮見之乎此三將所以他日見殺固自取之也

自英布歸漢後漢王益兵三萬屯扎成臯復遣使入大梁

會彭越使絕楚糧道却說楚使被英布殺了有隨從人逃

回奏霸王說英布扯碎詔書殺了楚使領兵已歸漢矣霸

王怒曰黥面賊乃敢如此即分付諸將整點人馬擇日啟

行誓誅此賊就擒韓信以為叛逆之戒范增諫曰此一時

之小忿耳請陛下息怒且暫訓練兵馬約會天下諸侯迎

一韓信勦除彭越通楚糧道此為上策若破韓信之後還

入三秦建都咸陽諸侯拱手英布等諸將不足慮也霸王

遂止却說漢王召張良曰前日先生曾言往說韓信着自

來扎見今英布已降彭越歸附止韓信未即來見煩先生

一行良曰臣明日就行聞蕭何在咸陽運糧臣就同來見

大王漢王大喜次日張良辭王赴咸陽來一日將晚進咸

陽先來丞相府見蕭何何聞張良至即整衣出迎相見甚

喜備叙久濶之情置酒相款因問韓信在咸陽消息何曰

信自洛陽歸來終日鬱鬱不樂前日備說漢王不納忠諫

奪印用豹不念破三秦取咸陽之功後聞睢水之敗遂杜

門謝客某屢次上門亦不相見必欲漢王親來以重其望

似非人臣之體何誅存信信必德何此時何以君臣之道委與脫諭之

用良附耳與蕭何道數句何曰此計甚妙于是蕭何即出

告示咸陽四門張挂曉諭軍民人等各挨門順序寫一家

男子幾名婦女幾口開載明白星夜攢造戶口文冊立等

投獻霸王一邊揀選善書者數百人立等寫冊閔動一城

軍民盡說漢王因睢水兵敗父母遭虜要將關內所得郡

縣盡數歸還因此差張良同楚使來咸陽相府攢造各處

戶口文冊韓信聞此消息尚猶豫不定差人城內打聽家
家回說張良已來數日見今揀選寫字人通在丞相府伺
候委的挨門抄寫戶口實是降楚信曰且再待一二日看
如何此或是張良見識賺我起兵伐楚故來此作聲勢左
右曰此事恐是實事見有告示張掛四門豈有虛說言未
畢忽有人來報有人在門首要抄寫元帥戶口信曰我是
元帥難同百姓差人便說造冊不分官戶軍民皆要抄寫
上册只是開載何爲官戶何爲民戶內自明白今須通要
入冊請元帥作速開寫立等造冊楚使在府急燥蕭丞相
甚是懊惱信曰且着來人去別戶抄寫待明日再來亦不

快其人哀告不肯離門便說若留下元帥這一條空行又
不知戶口多少似難攢造只是今日費元帥一時舉筆省
我們明日復來韓信聞這話暗思漢王用我一場費了許
多力方取了關中今一旦復歸於楚我今不起兵者只恐
漢王不知重要他着急必是持節或是親來取我那時起
身諸將方心服不想今要降楚我須親見蕭何張良看他
有何說隨卽喚左右備馬伺候往丞相府議事擺列儀從
前呼後擁旗旄甲士左鈇右鉞光耀耳目兩邊軍民人等
看見韓信威儀盡道元帥定是不肯降楚與丞相計議不
要造冊我等復有生路矣若是降楚倘霸王到來我等皆

被阮之矣韓信一路聞人言方信漢王實是降楚先差人報知蕭相國却說蕭何聞韓信自來遂與張良笑曰此人果中吾計矣即分付左右催備寫字人兩邊伺候造冊只見韓信下馬蕭何出迎叙禮畢何曰前拜元帥數次不遇信曰信因主上廢置不用退處閒居羞見丞相何曰元帥屢諫不可東征主上不聽因而不用元帥而用魏豹以致敗績其過在主上而不在元帥元帥何羞之有信曰適聞漢王遣子房來欲將信所得關中之地歸降霸王此意何謂何曰睢水敗績主上尚不着緊但太公呂后俱被虜去以此願將所得關中之地歸降以贖太公呂后耳諸將又

要與楚對敵不欲歸降謀士又要主張歸降以為便利兩處各議不定子房之意只要將原得郡縣仍還于楚却歸韓國不失世家之貴因此帶領楚使催造戶口文冊報數歸降其亦主張不定只得依王命攢造信曰丞相何見之偏耶我自離褒中仗主上威德已得關中七八矣睢水之敗一時之誤耳太公娘娘料楚留以為質終有歸漢之日術決不敢傷害縱項王暴橫范增亦不肯壞太公恐為天下非議也三秦留陳豨等把守其願統本部兵馬務要復睢水之讐取太公還國丞相決不可造冊恐驚疑人心非細故也張良從屏風轉出見信施禮畢便說適聞元帥之言

誠為確論，但恐項王勢重，范增有謀，復有睢水之禍。那時
 反致人耻笑。太公娘娘俱不得還我，等性命恐亦難保。不
 若今日降楚之為愈也。信曰：先生何昔日以某為可用，今
 乃相鄙如此？韓某視楚如拉朽之易耳。良曰：元帥亦不可
 以為輕敵。我看范增用謀如神龍，且勇冠諸將。楚王信而
 用之，恐元帥不能禦也。信起身言曰：我若不斬龍且，擒范
 增，誓必刎此首，以為先生溺器也。良曰：今不造冊恐主上
 怪責，將何以為言？蕭何曰：某亦何以復命？信曰：二公不必
 執一，某即同二公赴滎陽。見漢王，管交二公無事。茶罷，信
 起身相囑曰：明日願同一公，星夜偕往。楚使亦當殺之以

彰其威。何曰：不可。兩國相爭，不斬來人，雖殺之無益也。信
 曰：然。蕭何即將攢造之人，盡數打發出丞相府。韓信告辭
 回宅，街市居民盡道今日我等得生，多虧元帥回阻丞相。
 不降楚矣。信聞之甚喜。次日，整點本部人馬，同蕭何、張良
 星夜赴滎陽來。史官有詩曰：

關門自重隱深機，為恨高皇昔已乖。
 違約不來難發詔，子房神筭遣東歸。

却說韓信人馬到滎陽，張良先入城見漢王，備說智賺韓
 信一節。今已起兵前來伐楚，大王只依臣言如此如此。王
 大喜，隨有左右來報蕭何、韓信在外伺候。來見二人入內。

王曰不聽將軍之諫果有睢水之敗今喜遠來甚慰我心
又安撫蕭何曰自袋中相別多得丞相撫治百姓備運糧
儲軍不乏用皆公之績也何曰仰託大王洪福地方鎮靜
又喜得關中之地雖有睢水之敗終可復也韓信至前俯
伏曰臣蒙大王命鎮守三秦且喜盜賊屏息各郡縣安撫
無事一向臣多病退居咸陽未得發兵救援睢水之敗昨
因子房到咸陽欲將關中之地仍還于楚臣聞此不勝驚
惶臣仰賴大王威德得復關中未及數月豈可因一敗而
遽降于楚使天下諸侯聞之決然耻笑王曰大兵既失太
公被虜又聞齊燕數大國皆降于楚楚勢益勝况將軍一

人之力恐難為敵以此致書項王項王亦曾對漢使曰韓
信遇老革章邯尚敢出頭若遇我兵則逃避南山之下眉
目不敢舒也隨遣楚使要所得關中戶口子房因往咸陽
會蕭何星夜攢造冊籍投獻以我之見似為長策我料將
軍前日下三秦之時未遇勍敵若見前日項王睢水大戰
立敵漢將六十餘員將軍膽落地矣韓信聞王言面赤大
叫曰大王長楚之威風滅信之銳氣信今統本部人馬只
一陣要破楚王片甲不歸生擒獻俘于塔下王起身曰將
軍既要破楚有何妙策願聞金玉韓信近前道數句言語
便要破楚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爾無我詐我無爾虞纔是君臣一德漢家光景獨不然
用車戰韓信勝楚

却說韓信向漢王曰臣在咸陽製戰車數百輛預備伐楚
昨已差人轉運赴滎陽來臣聞兵家嘗曰平坦之地可用
車戰山險之地可用步戰攻擊追襲可用馬戰隨地利而
作用各有不同臣見滎陽城外三十里遠有地一段甚平
坦可用車戰臣所製戰車正當用于今日管交楚兵大敗
項王可擒也王曰車何取用請將軍言其畧信曰製車之
法取用常車接其衝抵駕以一牛布爲方陣四面皆然車

上置鎗三枝以蔽車面後設水器以防火攻士卒前行各
置鎗盾士卒後行各持弓弩如賊至令卒上車每車載四
人皆持弓弩車陣之內數十步相連六車或駕四牛上以
重屋以施勁弩賊至擊鼓爲號以射之楚兵不能犯乃出
騎兵以擊之方可大勝也况一車能當十騎十乘能敗千
人用車所以使軍勞行則可以載糧止則可以爲營衛或
冲厥陣彼兵必潰或塞險隘彼虜難逃平坦之地故宜用
車戰可以制勝也漢王聞信言大喜復召匠人仍照原樣
造車三千輛準備伐楚于是韓信出滎陽城外安設營寨
召諸將密授奇計各認地方每日操練軍士教習車戰兩

月之內作用如法各處逃移軍士漸次歸附蕭何辭漢王
告回咸陽發老弱未傅者悉詣滎陽補其缺伍漢兵復集
五十餘萬信入城奏漢王曰軍士已訓練齊備倘以楚使
至者就以戰書付項王以激其怒使彼自來王曰昨有楚
使假傳陵母之言欲王陵歸楚王陵知母大賢又無手字
因此不信楚使尚未起身何不以賂買囑使彼將戰書稍
去按下列如信就邀楚使至公館置酒相款因屏去左右
信曰我本楚臣心常在楚有一問安表文煩公密切投上
楚王我不久亦欲仍歸于楚也遂贈黃金二十兩爲路費
其人曰我雖奉王命召王陵其實打聽將軍消息若今得

將軍表文霸王決喜他日將軍亦不失封爵之貴也臨行
信又分付切不可與他人見但只可與楚王開拆汝若負
我他日歸楚恐難相見也其人歡喜領受暗藏身邊拜謝
回見霸王密將韓信之言奏知邦將所付表文獻上項王
拆書觀看書曰

漢大將軍領東征大元帥事韓信上書

西楚霸王麾下昔日信雖歸楚官授執戟後其立懷王
百司執事皆北面尊爲義帝信非楚臣亦明矣不意大
王獨霸西秦恣肆暴橫放弑義帝天下切齒信欲仗劍
以誅大逆而報君父之讐但力微勢小恐難爲敵乃投

告漢王名正其罪詔布天下共伐無道信兵任扎咸陽
 漢王先臨睢水誤入陷塞兵遭屠戮今信統率三軍衣
 皆縞素試武滎陽為義帝報仇懸頭兩觀之門逼死馬
 陵之道信之願也王其察之

霸王看罷信書勃然大怒曰

信知其必怒

騰夫乃敢戲毀朕躬如此若不殺此勝夫誓不回師即傳旨盡起傾國之師赴滎陽與

韓信對敵史臣有詩曰
 一封書到重瞳怒數萬雄兵指日休霸業無成終作燼
 只因私忿中奇謀

范增聞知急來諫曰此韓信激陛下動怒彼必伏兵四圍

使楚軍入其籠中而擒之也陛下勿動聖怒當徐徐圖之
 可也霸王曰堪恨勝夫啜誘楚使假作降書意要通朕知
 道如此欺侮十分可恨朕意已決爾等不可執一攔阻范
 增見霸王去意已決不敢再諫遂起兵赴滎陽來不題却
 說韓信書已發付楚使復回城外調撥本部人馬忽見張
 良陸賈帶領樊噲諸將少此一段不得齊漢王手詔并元帥印到營韓信
 急接詔開讀詔曰

嘗聞將者國之司命將得其人則國有依賴苟非其人
 卒至敗亡而安危所係非尋常也卿韓信才兼經濟學
 貫天人屢建奇功真國家之柱石當代之豪傑也前遣

鎮守三秦誤用魏豹為帥，乃至喪師睢水。今已奪豹印，罷斥閒居。大將之位，久虛闕外。特茲命卿復掌元帥印，統率將士伐楚。益竭忠貞，勿負委託。故茲詔諭。

韓信開讀詔命，畢與張良等相見。將元帥印收付訖，張良隨辭信復漢王命。次日韓信入城謝恩，回營調遣諸將。伺候楚兵到來，却說霸王留范增守彭城，帶領雄兵三十萬，離滎陽五十里下寨。先使季布、鍾離昧領一枝人馬探聽漢兵消息。韓信早有人來報楚兵離五十里下寨。今差季布、鍾離昧先來探聽。信曰：且未可對敵。扎營按兵不動，先設車陣四邊，陳布停當。候霸王到來，方可出戰。爾諸將照

我前日分付，不可擅離地方，各聽候節次。應用毋得錯亂。眾將依令前去。有季布、鍾離昧探聽漢兵不見動靜，只得回軍。來見霸王曰：漢兵沿城俱列旗幟，各有營寨，不見一卒往來，不知何謂。霸王曰：此韓信按兵不動，待我兵到，彼却舉暗號。那時人馬方與我對敵。爾等且照各營扎住，待等對敵之時，隨稅應變。各來救援。諸將曰：謹遵陛下之命。霸王親領一枝人馬，帶領桓楚、于英、項莊、虞子期四將，左右護從前來。與韓信對敵。韓信陣勢已預先擺布停當。單等敵軍到來。項王一馬當先，韓信門旗開處，與項王相見。信曰：自與大王成陽相別，今又在此相見。臣甲冑在身，不

敢行禮，霸王怒曰：爾前日以言戲侮朕躬，今日相見，決箇勝負。舉鎗直取韓信，韓信厚刀戰項王不過信不敢對敵，虛掩一鎗往東便走。霸王曰：勝夫既來出戰，未經對敵，便要逃走，務要追襲。勝夫立誅此叛賊，以雪前日之恨。揮動後哨人馬，催趙追趕。季布鍾離昧急策馬向前，言曰：韓信不戰而走，此必誘軍之計。陛下常勸兵，且回察其虛實，觀其動靜，然後遣兵追襲。庶不墮彼奸計。霸王曰：我自會稽起兵以來，累經數百餘戰，未嘗退後。今日見勝夫却乃勸兵自退，使天下諸侯笑我之怯，不聽二將之言，急催人馬追趕霸王，追得緊，韓信走得緊，霸王追得慢，韓信走得慢，趕到京索河，信過橋，舉

鎗立于橋頭，霸王忿怒也。過橋，諸楚將催人馬尾于後，行未二里，橋已拆斷，水勢大作，前面不見韓信，後軍來報橋已拆斷，水勢甚急，後軍一半未得過河。霸王知是中計，急着前軍且暫住一言，未了，四面砲聲不絕，戰車圍繞將楚將困住，箭如飛蝗，眾軍士站立不住。霸王傳令乘陣勢，纔立諸將作急，催動人馬攻捨出陣，若立定則難動矣。諸將奮力向前，攻打霸王，押後催督人馬一擁前進。早有人來報四面戰車合湊圍遶如鉄壁，銀山一般，攻打不動。又被漢兵殺傷死者不可勝數。諸將近前曰：戰車不比人馬，尚可冲擊，今被四面圍遶如鉄桶，相似人馬，不敢近前如何。

攻打得出霸王聽說無可奈何正在危急之際有季布鍾離昧因見霸王追趕韓信諫止不聽却領本部人馬從京索迤南小溪口僻路遶到霸王前向以防奸計方纔到京索河果見車戰圍困楚兵不能得出有漢將祖德領一枝人馬阻南路不容季布鍾離昧近漢陣二將奮怒舉兵器直取祖德祖德拍馬舞刀交戰三匹馬戰在一處鬪二十回合二路夾攻祖德勢不敵矣被季布一鎗刺死祖德于馬下追殺漢兵直趕到營陣邊見四圍俱是戰車密排不得入季布曰若不乘勝追殺入陣楚兵如何得出揮動楚兵捨死近前殺入陣來裡邊楚兵見外邊有救兵至助起軍威來吶喊往外攻殺只

見車門沖開一處楚兵得空便一擁往外殺出接着季布鍾離昧人馬合兵一處向南且戰且走早被車戰戮傷于英射中楚桓霸王一騎馬沖出方纔得去只見正南柴武鄴商東南傅寬付弼正東李畢洛甲西南靳歙盧縮正西周勃周昌西北薛歐陳沛正北紀信王陵東北辛奇曹參一十六將圍遶上來霸王同眾將協力抵敵三軍混戰一處漢將中一人落馬乃東北陣上大將辛奇也辛奇正戰之間奇有斬龍之勇而死于羽手羽貞勇安被霸王一鎗刺中遂死於馬下曹參無心戀戰退回本陣霸王乘勢同眾將沖殺出來韓信大兵自東北復又圍遶上來季布曰此處無路回兵不若還從小溪口奔回

西漢書卷五
大營少得寧息，再作區處。霸王曰：說得是。急調轉敗殘人馬，跟着季布、鍾離昧從原來舊路奮力殺出，到得小溪口，天色漸晚，四邊喊聲不絕，奔到大寨時，楚兵盡被漢兵殺散，止留空營。霸王曰：空營如何把守？倘漢兵復又圍遶，恐難抵敵。不若星夜回彭城，再起人馬與漢決戰。言未畢，漢追兵又到。霸王急同衆將曰：這勝夫已困楚兵數日，尚不知止。今却又來追趕，不若協力大殺一陣，以雪其恨。衆人併力復要迎敵，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韓信用車戰以禦敵者，攻敵也。其畏楚之心，却在此中。

許負說魏豹友漢

却說霸王諸將復要迎敵。漢兵鍾離昧止之曰：不可。韓信變詐百出，楚兵新敗，已挫銳氣。若復迎敵，先自畏怯。兵法云：畏敵者亡。况漢兵勢重，徒喪兵馬，恐無益也。項吏忽見喊聲大作，金鼓震天，漢兵遍地而來。楚兵如何抵當？早先奔走。霸王猶自立馬橫鎗，截殺漢兵。忽然一箭射來，正中霸王掩心鏡。霸王吃了一驚，撥轉馬急向東便走。隨從將士不上數百騎，背後漢兵追趕，連絡二百餘里。霸王一晝夜未曾停止。天又落雨，甚是狼狽。忽見大林中早有一枝人馬到來，爲首一員大將，乃蒲將軍也。奉范亞父將令，領

兵三萬前來接駕，馬上大呼曰：「臣甲冑在身，不能行禮，請陛下先行。」臣當漢兵，蒲將軍勒馬橫刀，當住漢兵。正遇大將李暉，洛甲各舉兵，帶來敵蒲將軍三匹馬，戰在一處，戰二十回合。蒲將軍奮怒一刀，斬李暉于馬下。洛甲便逃走。蒲將軍急拈弓取箭，一箭射死洛甲，乘勢殺散漢兵。後陣見楚救兵至，傳報入中軍。韓信曰：「窮寇勿追，兵家所忌。我一時見不到處，遂到損折二將，吾之過也。」傳令且着漢兵暫住，却說蒲將軍見漢兵退後，不敢追趕，徐徐回轉。人馬至夾河，赶上霸王，屯兵扎營。畢請霸王陞中軍坐定。蒲將軍朝見，奏曰：「范亞父因見陛下輕敵，韓信恐有不虞，隨差。」

臣領三萬人馬，從大路急來救應。幸遇陛下，臣仰仗威德，殺漢二將。漢兵已退，亞父臨行，再三分付韓信，不比尋常。須當隄備。臣以此不敢追趕。霸王曰：「朕自數年經戰，何止幾百陣，未見今日敗非如此。幸賴亞父遣汝救援，得脫此難。不然，幾敗不可救矣。」季布曰：「請陛下回兵，此處恐漢追兵復至，我兵勢弱，力孤，糧餉不及，難與為敵也。」霸王起兵，急回彭城，招集陸續敗殘人馬，折兵二十萬。召范增曰：「悔不聽亞父之言，果有此敗。今復如何？」增曰：「臣聞魏豹逃回平陽，終日恐漢王記恨，雖水之敗，意欲糾合人馬，復反漢歸楚。陛下若差一舌辨之士，用數句言語，鼓動其心，必反。」

漢矣。豹若反漢，韓信必統兵破魏。陛下却乘虛領大兵襲
榮陽，那無準備，決難支持。陛下可獲全勝矣。王曰：此論甚
妙。差何人說豹反漢？有尚書令項伯近前奏曰：臣與一相
士許負交善，此人見在平陽，與魏豹最好。豹每有大小事，
即着許負相看。魏豹無不聽從。臣寫一封書，差人與許負
通知，令彼說豹豹平。日志向未定，若許負一言，豹即聽從。
此計如何？增曰：若果許負一言，魏豹決然反漢。項伯即時
修書，差一的當小卒密藏書在身邊，前往平陽，跟尋許負。

許負在平陽甚有名，一問便知下處。小卒到許負門首，詢
問家僮曰：公在否？家僮曰：公在中堂間坐。小校曰：有故人

來下書，僮傳入。公曰：着進來。小校持書上見許負，拆書見
書中言語，欲許負用言智賺魏豹反漢。歸楚許負沉思，霸
王勢重，又兼項伯平日情分，須當依從。當日就往魏豹府
前伺候，門吏報知魏豹。豹曰：吾久欲許公一相，以決其志，
不意自來，甚合我意。即召入與許負相見。禮畢，豹曰：連日
正要請先生相看，近日氣色如何？負暗思：正中吾計也。負
曰：大王未曾用酒，方好看氣色。豹曰：自早起獨坐，未歸寢
宮，神思清爽，正好先生一看。許負請魏豹向明坐定，細看
白氣滯，氣滿面一無可取，豈非朕相
半晌，其間白氣侵于天倉，滯氣雜于中正。日月欠明，水土
失位，滿面通無可取。許負尋思：若是實說，上違霸王之命。

西漢書言 卷五
下負項伯之情，遂將實意隱而不說。却對豹曰：據大王貴相紅黃滿面，喜氣重重，百日之內，大王馬到成功，大業立就。遷移吉地，位當九五，不但王爵之尊而已。豹聽說甚喜，曰：若如先生之言，某當重報許負。又曰：臣望大王之后宮，旺氣尤勝，豹口正欲先生后宮一看。負曰：願往觀之。魏豹復邀許負至後宮，請薄后出中宮。許負一見，便拜伏在地，曰：娘娘貴不可言，他日當母儀天下。臣言不謬也。豹暗喜，我既大貴，而夫人安得不母儀天下者乎？遂重賞許負去。訖，即召大夫周叔計議曰：前日漢王用我為大將，不想兵敗于睢水，被漢王痛辱我一場。將帥印奪去，貶我閒住。今

却復拜韓信為帥，一陣殺霸王雄兵二十餘萬。終日對諸將百般罵我，早晚要來害我，豈肯被他陷害？正好乘此時反漢歸楚，大亂一場，急趨咸陽建都，與楚漢三分天下。爾以為何如？叔曰：不可。漢王寬仁大度，天下歸心，又兼韓信用兵如神，雖霸王強勇尚不能及。况大王兵微將寡，勢孤力弱，恐難與爭鋒。不若專意事漢，保守平陽，不失魏地。此亦人王之極。大王又何他望耶？豹曰：天命有在，不拘強弱。許負之相，決無虛語，非爾所知也。叔曰：先論人事，次言天理。苟輕信相士妄誕之說，遽乃興兵，亡身喪家，在此一舉。大王幸察之。豹怒曰：吾欲舉兵，爾敢出此不利之言，必與

漢有私欲泄我機耶。叔曰：臣事大王日久，今日之言乃忠言也。大王不聽他日當思臣言也。豹遂叱退周叔，即整點人馬十萬，命植長為軍師，栢直為大將，馮敬為騎將，項宅為步將，把守平陽關。上表復降于楚，漢王聞知魏豹反漢，笑曰：匹夫雖反，無能為也。當即遣將調兵，急宜誅此賊輩，以絕後患。酈食其曰：大王人馬破楚新回，尚未休息，今復舉動，恐甲士疲勞，非恤軍之道也。臣平日與豹有舊，願往以正說之。如彼不從，大王起兵征之，未晚也。王曰：如先生以言能伏魏豹，不反，乃萬金之功也。酈生遂辭王，徑赴平陽見豹。豹曰：故人遠來，欲為漢作說客也。酈生

曰：某來此，非為身謀，實念故舊之情，陳說利害，如可從則從，如不可從，任大王為之，何必疑為說客也。豹曰：請先生言之。酈生曰：心不可兩持，事不可反覆。兩持者多疑，而取敗；反覆者輕舉而取辱。大王以前日降漢為是，則今日事楚為非也。若以今日事楚為是，則前日降漢為非也。顛倒是非，反覆不定，必致取敗。况當今事勢，不知者以楚為強，而能審察天下之安危者，必知楚當亡，而漢當興也。漢寬而楚暴，漢智而楚愚，不待辨而自明矣。今大王歸漢，誠為得計，乃復歸于危亡之楚，是何顛倒反覆之不定耶。以其之鄙見，不若罷兵息爭，專屬意于漢。漢成大業，王可永保。

富貴也。豹曰：漢王嫚罵無禮，吾實耻之。既已動念，復難相見也。大丈夫當自創立，豈可碌碌屈于人下乎？使蘇張復生，此心不易也。酈生知豹不可說，遂辭回。見漢王，備言魏豹不欲歸漢。漢王問魏之主將誰也，食其對曰：栢直。王曰：是人口尚乳臭，安能當吾韓信、騎將誰也？對曰：馮敬。乃秦將馮無擇之子也。王曰：是人雖賢，不能當吾灌嬰、步將誰也？對曰：項它。王曰：不能當吾曹參。吾無患矣。於是命韓信灌嬰、曹參領十萬精兵，由安邑臨晉趨西魏，擊豹。未知勝負，如何。下回便見。

總評

豹欲三分天下，是俗所謂大言不慙，無用欺心，也可笑可笑。

知漢與陵母伏劍

却說韓信臨行，見漢王曰：臣伐魏，項王聞之，決乘虛來攻。滎陽諸將之中，王陵可屬大事。大王當令抵楚兵，其人智勇足備，庶保無事。王曰：陵母久拘于楚，恐心志未定，不可用也。信曰：陵母最賢，素有遺教。王陵志如金石，堅不可動。大王當急用之，而以陳平為佐。如有緩急，大王當與子房計議，料無憂也。王甚喜。韓信領兵至蒲坂，早見魏兵到來，隔河與豹相距，彼此不得交戰。韓信召諸將曰：魏豹以兵

守河不設橋梁舟舡一時難以打造命灌嬰督工起造木
罌最爲方便嬰曰不知如何起造請問其法信曰木罌
縛甕缶以爲筏甕缶容受二石力可勝一人其甕間容
寸下以繩勾聯編餘於其上形要長而方前置筏或板頭
或置稍左右置棹可以渡軍械也灌嬰遵依其法命軍中
巧手軍士傳令起造不一二日造完信遂命灌嬰引軍一
萬陳舟舡百十餘隻沿河虛列旗幟若渡河之狀以爲疑
兵却密令曹叅引精兵二萬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
以抄其後使豹不能接應兩下夾攻豹可擒也曹叅得令
暗趨夏陽灌嬰列兵于岸陳軍于河多張旗幟魏豹見了

果然疑其有伏兵晝夜巡視不防曹叅引大兵用木罌從
夏陽渡河襲安邑將魏豹家屬虜去抄後殺來魏豹巡哨
軍士急來飛報豹聞知大驚方欲回兵曹叅襲殺于後韓
信追殺于前兩勢夾攻不能救應相直戰未數合見信人
馬攻襲甚急不能抵敵向西逃走馮敬未曾對敵先自引
兵退後魏豹不能抵當方欲向臨晉逃走早被曹叅灌嬰
人馬兩邊圍上來魏豹不能得脫被二將生擒綁縛來見
韓信信曰主上命汝爲元帥統領大兵四十五萬睢水一
陣喪師三十餘萬睢水爲之不流汝卽逃回平陽主上不
卽加誅止奪帥印罷汝閒居不失王爵之貴汝當感激愈

加策勵以圖後效可也。却乃輕聽術士之言，遽爾起兵謀反。既被擒祭，本當誅戮。汝為一國王爵，恐主上寬恩，或免汝一死，且着軍士囚車監押聽候。一百入平陽城安撫百姓。權着周叔管理國事，不題。却說霸王打聽韓信征魏豹，知榮陽空虛，急召范增曰：「魏豹已反，韓信果然領兵入西魏征豹，不出亞父高見。朕今乘虛取榮陽擒劉邦，亞父以為何如？」增曰：「此時正好出師，但陛下相時而動，不可輕敵。恐韓信有遺計，不可不防也。」龍且曰：「亞父何怯之甚也！」增曰：「好謀而成，豈可不深慮也？」于是霸王傳旨整點大兵，往榮陽來。先差驍將李奉先領兵三千探聽消息。漢王與張

良陳平正計議，提防楚兵。有小卒來報霸王領大勢人馬殺奔榮陽來。先差驍將李奉先領兵探聽。漢王聞說大驚，曰：「楚兵勢重，如何迎敵？」張良曰：「韓信前曾言楚兵若來，當以王陵為將，陳平輔之，楚可破也。何不召王陵計議？」王即召陵曰：「霸王親統大兵前來，爾敢領兵與楚迎敵否？」陵曰：「霸王勢重，難與力敵。以臣愚見，且偃旗息鼓，深溝高壘，未可出戰。待彼志既懈，臣用一計，楚可走也。」王曰：「計將安在？」陵附耳道數句言語。王大喜曰：「將軍果有此膽略，吾無憂矣。」即命王陵為將，陳平為軍師。王陵分付三軍各偃旗息鼓，四門嚴閉，不擊刀斗，不設一軍。有楚將李奉先前來探

聽見是如此。心下疑惑。不敢近城。差人回報。霸王曰。滎陽四門緊閉。不見一個軍士。不知何意。左右曰。此必漢王聞陛下到來。或搬移。臨近郡縣。屯住人馬。留此空城。以待陛下。或是韓信征魏未回。內無強兵。以此不敢出戰。虛作此聲勢。以爲疑兵。使陛下不敢遽然攻打也。霸王曰。人馬初到。且安下大營。待明日探看動靜。再作處置。隨即安下營寨。人馬遠來。疲乏。各人卸甲休息。却說王陵選精銳軍五千頭。裹赤幘。各帶鮮明器械。準備鞍馬。繫束人各脚。杖又選五百砲手。各帶火砲。隨後臨時聽令施行。四門多設柴草。待人馬殺到。楚營聞砲響。急點起火來。以防楚兵攻城。

又差夏侯嬰隨後領大兵三萬。接應。却說王陵將及黃昏時候。先差精細小卒十數人。裝作楚兵。潛在楚營邊探聽。楚兵消息。有無防備。好作區處。起更時。只見小卒來報。楚軍安營俱休息定。並無提防。王陵領五千赤幘軍士。開了門。風擁而來。楚兵正睡熟。王陵暗傳令放砲。只五百砲手。四邊放起來。五千入馬殺入楚營。如十萬甲兵。從天而降。楚兵又無準備。急纔驚起。眼尚朦朧。如何對敵。反自相踐踏。却被王陵左冲右突。如入無人之境。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霸王急起披掛上馬。四面觀望。見一大將挺鎗。徑來領兵冲殺。霸王大喝一聲。舉鎗直取來將。來將舉鎗交

還戰二十回合其人敗走領五千兵冲殺出營已將五鼓
矣霸王問軍士此是何人有小卒曰此漢將王陵也霸王
暗思此人鎗法與其他不同今日不除後必為患急拍馬
正欲追趕季布鍾離昧龍沮俱列馬頭前止之曰不可漢
兵得勝一路俱有準備城上火起城下人馬如鉄桶相似
此必韓信之遺計也此法用得妙且聞點傷殘人馬急將陵母取
來以劔伏身監在營中使人與王陵說知王陵為人最孝
聞此決來歸降王陵若降榮陽可破也霸王曰然即差人
星夜赴彭城取陵母赴軍前來不題却說王陵領赤憤軍
回營計點止傷折一百多人大殺楚兵并自相踐踏共三

萬餘人回見漢王王曰將軍一夜殺楚兵三萬以霸王之
勇尚退三十餘里將軍之名威振關中矣王陵曰知楚兵
遠來困乏因此乘其無備殺此一陣霸王尚屯兵于此不
久仍來攻城不可不急為計處也張良陳平曰韓信征魏
聞有捷音料將回兵不若且嚴守榮陽以待韓信兵到再
為區處王曰善遂令三軍預備砲石灰礮四門嚴守一連
十數日楚漢並不交戰只見城下忽有巡哨小卒來報有
楚使欲請王將軍相見王陵聞說急上城見楚使曰將軍
老母見今取在楚營欲見將軍一面若將軍遲去霸王決
壞老母使將軍為不孝之子萬代罵名不朽也王陵聽說

放聲大哭，淚如雨下。急來告漢王曰：「臣母今年七十有餘，臣生不能孝養，一日反遭此縲紲之苦。今楚使欲臣往見一面，臣雖赴萬劍而死，亦當急趨往見也。」臣身雖在楚心實在大王，決不為楚効力也。張良曰：「將軍誤矣。前日將軍殺楚兵數萬，今止聽楚使一言，即趨入虎穴，自蹈死亡，此匹夫之見也。又未審老母果在楚營否，豈可遽然往見？須令差一人親見老母，看有甚言語討數手字，果然欲將軍往見，那時將軍見之未晚也。」豈可不察存亡而往見耶？王陵聽說，即哀告漢王。王即差謀士叔孫通前到楚營朝見霸王。王曰：「王陵居住沛縣，不歸降于我，反隨劉邦為惡。今已將陵母拘繫于此。若早歸降，使子母相見完聚，若仍復抗違，即斬陵母，使王陵為萬代罪人也。」叔孫通曰：「願請陵母一見。」霸王命左右將陵母押過來，與叔孫通相見。只見陵母以劍伏身，搔首而跪。叔孫通心甚不忍，陵母曰：「公乃何人也？」叔孫通曰：「某乃漢使叔孫通也。」母曰：「公來何為？」通曰：「老母之子王陵聞母受苦，即欲降楚來見，惟恐不的。漢王敬差我來求老母手筆數字，方着王陵降楚以事奉老母。」母曰：「是何言歟？」漢王寬仁大度，長者。吾子事之，得其主矣。豈可因妾而懷二心？望公傳與王陵，善事漢王。早建奇功，為漢代名臣。妾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言罷，遂伏劍自

已將陵母拘繫于此。若早歸降，使子母相見完聚，若仍復抗違，即斬陵母，使王陵為萬代罪人也。叔孫通曰：願請陵母一見。霸王命左右將陵母押過來與叔孫通相見。只見陵母以劍伏身搔首而跪。叔孫通心甚不忍。陵母曰：公乃何人也。叔孫通曰：某乃漢使叔孫通也。母曰：公來何為。通曰：老母之子王陵聞母受苦，即欲降楚來見，惟恐不的。漢王敬差我來求老母手筆數字，方着王陵降楚以事奉老母。母曰：是何言歟。漢王寬仁大度長者。吾子事之，得其主矣。豈可因妾而懷二心。望公傳與王陵，善事漢王。早建奇功，為漢代名臣。妾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言罷，遂伏劍自

殺叔孫通急欲救之陵母頭已落地滿管中莫不讚歎史
官有詩曰

楚廷羈母母生輕子志無移母計成一
點貞魂隨劍順
萬年公議死猶生

史臣班固曰嬰母知廢陵母知興二女尚知興廢范增
惟欲殺沛公何其不智之甚乎

却說陵母伏劍而死霸王聞知大怒曰老嫗何其大愚如
此當碎其屍以號令三軍李布等拜伏奏曰不可陵母雖
死當有其屍歸葬沛縣使王陵身雖在漢而此心終有思
歸之念蓋父母墳墓乃水木本源也他日或命一能言之

士陳說根本王陵素有孝名聞言動心必降楚也若今號
令軍前愈傷其心無復有降楚之意霸王從其言即差人
收拾陵母屍首歸葬沛縣隨召叔孫通曰汝可回滎陽說
與漢王并王陵快早歸降倘打破城死無葬地也叔孫通
近霸王前道一言就使楚兵倒戈滎陽解圍不知說甚言
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陵母之死亦范增造業也不能致君而助之為虐雖裂
其身亦何足惜

韓信斬夏悅張全

却說叔孫通奏霸王曰臣雖姑漢每被漢王嫚罵受辱不
 過情願欲歸事陛下昨因說王陵降楚以此名託為漢使
 實欲歸降陛下也王陵為人最孝臣入城陳說母屍未葬
 陵必歸葬其母就同歸楚也霸王曰今漢王兵有多少將
 有幾人久困不降者何也通曰漢兵在城者尚有二十萬
 漢將有六七十人昨新開倉敖糧食亦足遷延不出戰者
 因聞韓信已破魏豹意欲調轉人馬赴彭城乘勢劫奪太
 公呂后還漢取代州破燕齊使陛下進無所往退無所歸
 因此只待韓信大兵到來欲乘應外合兩勢夾攻以圖必
 勝陛下不可不預為隄備也霸王曰爾入城幾時同王陵

出降通曰但得便即趨出矣陛下當急差人防守彭城遂
 辭霸王入滎陽見漢王備將陵母之言細說一遍王陵聽
 罷大叫一聲哭倒在地諸將急救醒陵曰吾與楚誓不共
 戴天日叔孫通將歸葬一節隱而不告欲使王陵死心事
 漢也張良陳平曰叔孫通既以言釣項王項王必以韓信
 決赴彭城不日即離滎陽矣但恐在外等候王陵出降又
 生他變當以滎陽獄中有死囚斬首假傳說漢使叔孫通
 交通西楚欲說王陵歸降今被識破斬首示眾漢王曰其
 計甚妙即查獄中重囚當即斬首懸於城上傳示城下早
 有人報知霸王霸王曰計又不成城久不下倘韓信果然

乘稅襲取彭城兩難救應朕進無所往退無所歸誠如叔孫通之言也龍沮曰既陛下要回兵須徐徐緩行不可太急以防漢兵追襲一晝夜楚兵退盡城上巡哨軍探知來報漢王曰楚兵已退盡矣王曰當遣將追趕張良曰不可楚兵退緩必有大將斷後若我兵追趕反中其計不若遙為之勢可也遂遣大將周勃周昌領一枝人馬離城五十里下寨一日楚兵退回彭城范增接見備問滎陽消息霸王將叔孫通欲降一節說與范增范增曰叔孫通乃漢之謀士縱劉邦日久豈有歸降之意此必因陛下困滎陽甚急韓信大兵未回內實空虛以此設計使楚兵解圍故假斬

叔孫通以惑軍心不意陛下果退兵實中其計也霸王始悟大怒曰匹夫乃敢戲吾如此今再起兵復取滎陽如何增曰若復去倘韓信回內外夾攻又非長策不若暫且休兵打聽韓信果遠去再取滎陽未晚也霸王從其言暫屯兵差人打聽不題却說韓信擒魏豹兵回滎陽見漢王王曰將軍已伐魏今復何往信曰代州夏悅張全不賓服且此去取代州順路伐趙破燕下齊兵勢稍振即破楚以成一統之業王大喜隨將魏豹並家小押見漢王王見豹妻薄氏管氏有國色甚悅之遂留後宮押豹近前王曰爾領兵四十五萬睢水一陣被爾折兵三十餘萬賴上天護祐

得脫虎口不然吾君臣豈有今日吾念爾一國王爵姑免汝死復命爾守平陽爾當感我厚恩益加策勵可也乃敢遽起異心希首僥倖今被擒來有何理說豹曰願乞一死

母教子以義方魏愛子以姑息其賢愚固其香藥

有豹母年近八十哀告曰魏豹無知誤犯狂悖法當誅戮以正國法但妾止生此子為西魏後裔望大王留一命以奉祀先王乃大王盛德也漢王聞母言歎曰豹為男子反不如老母之賢也遂看豹母之面饒豹之罪削去兵馬廢為庶人發榮陽安置仍遣使傳命與周叔領平陽暫管郡事韓信整點人馬趨代州漢王仍以王陵為將差人傳命與相國蕭何奉侍太子守關中昭布法令約束軍民立宗

廟社稷事有不及奏決者輒以便宜施行待續有條件類總上聞蕭何領王命夙夜孜孜惟恐不及總計關中戶口調轉漕運以給軍餉是以漢兵西征未嘗乏絕昔何之功也

史臣曰漢王當國兵新敗人心渙散之時首立宗廟社稷不忘祀典深合大易萃渙之義有二代遺風此漢之所以興也豈若剽悍禍賊徒知以斬殺屠戮為事者可同日語哉

不說漢王駐兵榮陽且說韓信人馬到代州離城三十里下寨憂悅張公正議事間有人來報韓信人馬已到代州

難城二十里下寨。悅曰：韓信以得勝之兵乘銳而來，氣驕意惰，吾兵以逸待勞，正當急出使彼不能預備，決獲全勝。全曰：此論甚妙。且說韓信安營畢，召諸將曰：夏悅張全素知用兵料我遠來，決乘其敵而急攻之，使吾不作預備，易得取勝。爾等當以智取，不恤辛苦，庶夏悅可擒也。諸將曰：願聞將令。信曰：曹叅引一軍如此誘戰，灌嬰盧縮各引一軍如此截殺，樊噲次引一軍如此埋伏，諸將各依令而去。韓信後領精兵五百，遶平山小路抄到白石口，住扎。却說夏悅領兵一萬，徑殺奔韓信大寨來。日已過午，排開陣勢，搦韓信答話。漢陣上曹叅出馬，旗上大書漢大將曹叅。夏

悅見漢陣上旗幟欠整，隊伍交錯，大笑曰：人言韓信善能用兵，觀如此行師，何足懼哉！便問胯夫如何不來受死，遣汝無名小將欲先試刀耳。叅大怒，舉刀直取夏悅。悅就舉刀交還戰未十合，曹叅詐敗，悅驅兵大進，迤邐追赶。叅且戰且走，約退二十里，正追殺之間，忽喊聲大起，左有灌嬰，右有盧縮，兩路兵殺出，截斷歸路。曹叅却引兵殺回，三路夾攻。夏悅兵大敗，日將落山，見四邊火炮火把齊起，悅見平山小路無人防守，急領百十騎望平山而逃，纔行一里，遠背後三路兵殺來。正在奔走之間，前面喊聲大振，一彪軍攔住，為首大將乃武陽侯樊噲也。悅見了，大驚無處逃。

命見山傍微露天光。想有出路，急奔入乃山谷也。噲兵亦隨悅追入谷口。兩邊俱是夾石，魚貫而進。悅見難行，遂棄馬步走。爬山越嶺而逃。忽然山谷中一聲砲響，乃是韓信伏兵于此。把夏悅即時擒了。同押回大寨。鼓已三更矣。只見城中張全見夏悅身入重地，不見回軍到來，急點起火把，領兵五千殺出城來救應。有代州敗殘軍逃回者，盡說夏將軍被漢兵殺入山谷中，不知存亡。我等被三路人馬殺得七斷八截，止逃得我數十人回來。將軍不必前去，恐伏兵一起，夜深如何防備。張全聽說，急領兵入城，嚴加防守。韓信回到大營，升帳坐定，兩邊掌起燈燭，陳列刀鎗劍

戟，十分威儀。小校押夏悅過來，信曰：漢王盛德，威名播于海內，汝等如何久不賓服。遠勞王師，立擒軍前，爾須委心歸附，勿再抗違。悅曰：吾意本欲圖王，今既不成，有死而已。決不歸降。信怒曰：夜深誅戮，難以號令。三軍且牢固監押，待明日捉了張全，一並斬首示眾。次日韓信領兵至城下，張全只是嚴加防守，堅閉不出。信將夏悅提至城下，傳示城上，急早歸降。張全上城見夏悅綁縛囚于輜車，大哭而言曰：不忍見公如此被虜，使我心如碎。悅大吽曰：寧效死固守，不可以我一人遽爾歸降。胯夫韓信聞說大怒，即將夏悅輜車內取出斬首于城下。張全見夏悅斬首，大吽一

聲自城上一躍而下遂墜城而死城中副將王存謀士單忠計議曰內無強兵外無救應雖固守無益也遂開城歸降韓信到犬兵進城安撫百姓就令王存守代州差人赴柴陽報捷計點新降西魏代州二處人馬總漢兵三十萬前來取趙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夏張雖知兵法以信取之如反掌耳

背水陣韓信破趙

大漢丁酉三年冬十月韓信取代州安撫百姓次日會漢王遂分領精兵十萬前來擊趙先屯兵于井陘口外與

張耳等計議曰趙有謀士廣武君李左車多奇計我兵未可輕進須差人探聽看趙王作何方畧倘或深入重地而趙乃阻吾糧道我兵決受圍困而進退兩難之地為兵家所甚忌也張耳曰陳餘雖善兵而無通變之才每以李左車為多詐料左車雖有奇計不能用也信曰不然成敗利鈍不可逆觀探聽虛實方好進止急差心腹數精細小校假作商賈入趙城打聽成安君李左車如何迎敵務得的確回報各重賞錢鈔酒食裝作商人潛入趙城就在成安君臨近任居用錢與門吏相通終日飲酒熟識往來情厚以此成安君凡一切與趙王計議大小事情門吏詢問親

隨從人得知詳細遂因便告知。小校盡知趙王來歷不敢
還回先着二小校回報仍再加打聽箇箇與門吏所言
一般已得的實不題却說趙王一日與成安君陳餘正議
事聞韓信引兵前來急整點趙兵二十萬屯于井陘請李
左車畫計左車因說陳餘曰某聞韓信涉西河虜魏王擒
夏悅喋血闕與今又輔以張耳乘勝遠闖其鋒不可當嘗
聞千里餽糧士有饒色樵蕪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
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有其後
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
堅營勿與戰彼欲前不得闕欲退不得還吾兵絕其後使

野無所掠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于麾下。願君急用臣
計必獲全勝否則必為二子所擒矣。成安君曰此詐謀也
吾嘗稱為義兵不用詐謀奇計又聞兵法云十則圍之倍
則戰之今韓信以疲散之卒雖號稱數十萬其實不過數
千况又千里遠來亦極疲勞我兵操練日久藏鋒養銳正
當急擊勿失可也若避而不與之戰倘他日有遇勅敵則
左車之言不用則易為力矣何以禦之諸侯謂吾怯弱輕我伐我非長策也遂不聽左
車之計且說韓信差來小校知此消息至晚急出井陘回
報韓信聞知大喜遂賞勞小校訖乃敢引兵入井陘狹道
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正值夜半傳令進發選輕騎二千人

人持一赤幟從傍道小路潛往草山遥望陳餘營寨以觀
 動靜因密誡曰我大兵與趙兵對敵我詐敗趙軍見我敗
 走決空壁追趕汝等疾入趙壁盡拔趙幟立漢赤幟堅壁
 拒守不必與戰而彼自亂也諸將聽令去訖於是信早起
 會張耳曹參樊噲諸將曰今日即破趙且不必會食會食暫令
 三軍傳食此朝食真此語也小飯待須臾破趙後會食也諸將皆莫敢信佯
 應曰諾信即使萬人先行出背水為陣趙軍望見信兵背
 水皆大笑及平旦信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遂開
 壁與信大戰良久信與張耳諸將佯棄旗鼓走水上趙軍
 果空壁出爭取漢旗鼓追趕信耳信耳已入水上却有曹

參樊噲靳歙周勃等諸將率領三軍莫不死戰無不以一
 當十趙軍遂不敢近急退回大寨有信所出奇兵二千騎
 在草山遙望趙軍空壁追趕持漢旗鼓疾馳入趙壁盡拔
 趙旗立漢赤幟趙軍回大寨見趙壁皆漢赤幟知漢兵已
 破趙矣遂大亂四散潰奔陳餘雖殺數人亦不能禁止于
 是漢諸將圍遠夾攻成安君死戰不得出被灌嬰一刀斬
 于馬下大兵殺入趙城擒趙王歇遂平趙地是時諸將問
 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我等反背水
 陣以勝者何也信曰此在兵法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
 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

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于之生地，遇敵皆走，寧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信之高論，是時信傳令有能生得廣武君者，購千金。於是衆軍聞信，遍訪李左車。一日得獲，縛解至麾下。信見縛左車至，大喜，重賞軍士。急下帳，親釋左車之縛，東鄉而坐。西鄉師事之。因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若何而有功？」左車曰：「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信曰：自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而秦霸，非愚于虞而智于秦也。但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向使成安君聽子之計，僕亦遭擒矣。惟不聽子之計，是信得以取趙也。因再三懇求曰：「僕實委心請計，願子勿離。」左車曰：「臣

聞智者于慮必有一失，愚者于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效愚忠爲將軍言之。且將軍虜魏豹，擒夏悅，以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高邑，身死泜上，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將軍名聞海內，威振天下，農夫莫敢輟耕，釋耒榆衣，甘食傾耳以待命者，將軍之所長也。然衆勞卒疲，其賁難用，舉倦敝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相持日久，力不能拔，勢屈糧竭，弱燕不服，齊竟自疆，又先劉項之權，未有所分。此將軍之短也。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今將軍若以兵擊燕，恐難取勝也。信曰：以先生之言，必何

如而後可左車曰方今爲將軍計莫如按甲休兵鎮趙撫
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享士大夫三軍又得飽食北向
于燕立專言必有中使彼終日恐怖然後遣一舌辯之士奉咫尺之書陳
其利害以彰將軍之所長燕一聞之不敢不聽從燕既聽
從使宣言者東告於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不知其
爲齊計矣如此則天下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其
此之謂乎信曰謹如先生之言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
卽作書差隨何爲使前往說燕韓信屯兵于趙城不動隨
何持書前到燕國却說燕王聞韓信破趙斬成安君于泜
水兵勢大振燕中百姓一日十數驚爲燕王亦甚恐怖召謀

士蒯文通議事文通曰韓信兵勢雖大振而屢經戰陣三
軍疲勞定暫屯兵于趙城且不舉動目下差人下書欲大
王歸降大王且未可遽然輕許容臣到彼看事勢何如可
說則說可降則降臣自有斟酌也言未畢果有左右來報
韓信差隨何下書燕王召隨何相見何持書上燕王拆書
觀看書曰

漢大將軍韓信書奉燕王麾下信聞天命靡常惟歸有
德秦惟無道滅絕墳典殘虐百姓繼以項氏益肆暴酷
放弑義帝惡貫于天海內震號神人共憤漢王倡爲義
舉兵皆縞素席捲三秦立降二魏虜豹誅悅破趙斬餘

非兵之強也德之召也所向風靡罔不順服獨燕未附
寧知命之所歸乎方今兵屯趙城遣書北指若能倒戈
納款憫恤民命不失王封分茅百世趙鑒不遠王其思
之

燕王看書畢因問隨何曰漢王兵敗睢水寄足滎陽王業
未定何言天命之可歸乎何曰大王所見慢矣不觀大敗
不見真命之符不量時宜實為井底之鼯然吾漢王雖敗
○隨○何○舌○也○
睢水而大風解圍白光引路使非上天默祐何以脫此難
乎此見聖王有百靈之助也而滎陽駐兵以當四面使非
睿智神武何以制服天下乎此見聖王有文武之勇也漢

以韓信善能用兵子房善能用智蕭何運轉糧餉帶甲百
萬名將雲從大勢已定不待智者辨論而可知也然西楚
雖強沐猴非人獨夫招怨遠不過一年近不過數月豈能
久乎大王不度時勢不審成敗而謂漢王王業未定不亦
誤乎况今趙已滅矣唇亡齒寒剝床以膚大王獨不冰兢
之乎燕王聞隨何之言深加歎賞遂召文通附耳曰隨何
之言深為有理爾若見信當斟酌可否不必多費頰舌也
文通曰臣若到彼觀其動靜自有處決料不辱君之命也
燕王款待隨何即令文通往趙國來不知何如說信下回
便見

總評

背水陣雖載兵法未有行者行自韓信更覺奇妙不測
行反間范增遭貶

却說蒯通辭燕王至趙令人報知韓信信聞蒯通至甚喜
曰蒯通來燕必下矣遂令門吏請入相見蒯通見韓信禮
節從容言論溫雅謀士在左武將列右營伍嚴整甲士精
壯方欲開口信曰大夫此來欲信罷兵息爭以為說客蓋
燕果納款投降信自按兵不動免使生靈塗炭也若憑大
夫數言使我罷兵息爭而燕猶為楚藩屏則六國之中燕
為獨強視我為甚怯矣我將舉兵于易水之前試武于燕

臺之上雖樂毅復生荆軻不死信何懼哉言畢即召左右
請大夫駟中安歇容吾伐燕破齊後再與大夫相見也眾
人不容蒯通說話即邀入駟中陳設幃帳各樣器用之物
一色齊備蒯通本欲下說詞倒被軟監于此怏怏不樂駟
門緊閉不令人往來打水取米皆自墻缺中傳入如此數
日忽一日門人來報廣武君李左車來相訪蒯通正愁悶
間聽左車相訪急開門請入相見蒯通見左車大哭曰不
意公一旦以趙屬漢陳餘斬首趙王被擒喪位失國甚可
哀也左車正色而言曰大夫差矣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漢
王為義帝發喪天下之義主也德愛及于百姓威令行于

諸侯又兼韓信用兵如神所向無敵知天命者即當倒戈而降乃為明達若苟規規於一偏之見而專意于暴楚乃是助紂為惡而飛廉費仲之所為也不亦得罪于天下乎我身與趙王陳說利害不聽吾言遂至喪身失國此逆天者亡也且大夫為燕名士須先觀時勢細察興亡大夫自以為漢王與項王孰為真命通曰漢王芒錫斬蛇已符真謂天下知漢為真命無疑也又曰大夫以韓信良平與楚諸將孰優通曰韓信良平為優非楚諸將所能及也左車曰觀大夫此言則漢當興楚當亡可知矣今何逆有道之漢而從將亡之楚知天命者果如是乎通沉思半晌曰公

言甚有理我來趙本欲說韓將軍罷兵息爭不意反被二公說我也願與公同見韓將軍以講兩國之好吾亦從帳下以圖攀龍附鳳也左車大喜即同趨見韓信曰大夫蒙元帥不以為敵國之使而厚禮相待深感盛德願歸告燕王即開城投降彼亦附名麾下為元帥驅使也信大喜即遣曹叅樊噲領兵一萬同蒯通先赴燕安營畢大兵隨後即到却說燕王不見蒯通回來正憂疑之間忽有人來報曰蒯通至矣通入見燕王備道漢王之賢又兼韓信善能用兵楚終滅亡不若屬意于漢無為蒼生苦也燕王曰吾前日降漢之心已決但欲大夫往觀動靜耳今既真知其

可降當請一將入城相見蒯通遂請曹叅樊噲領人馬進
城安營畢卽與燕王相見燕王命設宴款待二將傳命預
備輕騎數百名次日同一將來趙見韓信信曰某正欲統
大兵由燕下齊以定北地乃勞賢王遠來燕王曰久慕將
軍威德又况漢王寬仁長者心欲降附久矣今蒙傳檄卽
趨麾下惟望轉達漢王早賜收錄信大喜卽命燕王寫降
表同漢使飛報榮陽一邊傳令起兵伐齊不題却說范增
鍾離昧奏霸王曰韓信虜魏豹斬夏悅破趙取燕所向無
敵而漢王坐守滎陽以收全功陛下若不急爲進兵恐枝
蔓愈盛益難除矣王曰連日聞報正欲起兵卿等所奏實

合朕意卽傳旨起兵十萬赴滎陽來早有漢細作聞此消
息星夜報知漢王王急召良平諸謀士計議曰霸王乘韓
信大兵已出復來攻滎陽王陵思母染病未愈英布新回
九江諸將多隨韓信征進城內空虛爲之奈何陳平曰項
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不過數人耳大王誠
能捐數萬金行反間以離間其君臣使各疑其心則讒言
易入畫計雖善項王亦不聽也且楚兵之趨滎陽項王本
無此心皆范增鍾離昧之言耳使無此數人項王豈能用
其勇哉况項王爲人疑忌信讒必自誅戮漢因舉兵而攻
之楚必破矣王與黃金四萬斤不問出入陳平多縱反間

言昧等功多，不得裂土為王，欲與漢連和。同力滅楚，以分其地。項王果疑昧等，遂不與議事。及大兵至滎陽，屯下營寨。次日，項王領人馬四面將滎陽圍困。一連三日，城中不見動靜。霸王曰：「二軍急備火砲火箭，四門攻打，料是城中空虛，不敢出戰。眾軍士依命，四門攻打，城上灰瓶石子如雨點下來，眾軍士不能近城。又一連五七日，彼此兩家扭拘霸王甚是焦燥。却說城中張良等眾謀士曰：『霸王攻城甚急，正好遣使詐降霸王，決遣使來講和。却用陳平之計，使君臣相疑，則計行矣。』漢王曰：『倘楚不准和，則如之何？』良曰：『項王性躁而不耐氣，剛而無斷。連日攻城不下，心正暴躁。若漢使一至，決然依從。漢王即遣隨何為使，先着人止城。若話開東門，放隨何出城。隨何到楚營，見霸王，且說漢王原同陛下會約伐秦，結為兄弟。後封褒中，因見路險，思欲東歸，本無圖王之志。今幸得關中，此心已足，願割滎陽以西為漢界，滎陽以東為楚界，收回韓信之兵，各守封疆，以圖休養士馬，共保富貴。惟陛下察之。』霸王聞隨何之言，尋思：『吾雖建都彭城，地方狹小，近又諸侯反叛，漢已得七入矣，不若依他講和，且得休養安靜。日後再作區畫，遂召范增等計議。』增曰：『不可。此因攻城急迫，暫來講和，實非本心。陛下只可多設火砲，增添人馬，星夜攻打。城破之後，玉

躁若漢使一至，決然依從。漢王即遣隨何為使，先着人止城。若話開東門，放隨何出城。隨何到楚營，見霸王，且說漢王原同陛下會約伐秦，結為兄弟。後封褒中，因見路險，思欲東歸，本無圖王之志。今幸得關中，此心已足，願割滎陽以西為漢界，滎陽以東為楚界，收回韓信之兵，各守封疆，以圖休養士馬，共保富貴。惟陛下察之。』霸王聞隨何之言，尋思：『吾雖建都彭城，地方狹小，近又諸侯反叛，漢已得七入矣，不若依他講和，且得休養安靜。日後再作區畫，遂召范增等計議。』增曰：『不可。此因攻城急迫，暫來講和，實非本心。陛下只可多設火砲，增添人馬，星夜攻打。城破之後，玉

石俱焚雖有韓信重兵終獨立難成大事此爲長策豈可聽隨何一面之辭而失此機會乎霸王聞增言猶豫不決召隨何近前曰爾且回去待朕再作商議隨何曰陛下當自聖裁左右之言恐有私弊且目下韓信大兵將到又約會各路諸侯指日俱來救應內外夾攻陛下屯兵日久恐師老糧盡那時欲退反致諸侯恥笑欲與講和漢王不肯依命陛下悔亦晚矣臣雖在漢舊實楚臣今日之言吐露心腹陛下斧鉞在前豈敢欺誑惟陛下思之無被衆人惑之也霸王聞何言大喜爾言亦有理汝先行朕卽遣使講和隨何辭霸王進城來見漢王備說范增勸霸王攻城被

臣一篇言語說動霸王早晚有人來講和料陳平之計正當用于今日也王卽召平問曰楚使早晚來見爾用何計以聞之平附耳曰如此如此王大喜曰此計若行范增休矣於是陳平密令左右各照次安排圈套伺候楚使却說霸王不聽范增之言卽召虞子期曰汝可到漢王處說知一初言三日內限三日內着漢王出城親與我相見講話汝就打聽漢營虛實動靜如何子期依命進城聞漢王夜飲大醉未起虞子期暫到館驛安歇先差一伶俐小卒進漢營打聽漢王起來未曾從人依命入漢營只見張良陳平等迎出卽邀請到一爇閣陳設飲饌細食美酒相款便問亞父近日起

居如何羞公來有何話說其人曰我非亞父使也乃楚使也良平佯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也卽着小卒邀出另到一小館備粗食村醪相待張良陳平遂轉出不見從人又打聽漢王方起遂回見子期備說詳細子期甚疑之卽整衣來見漢王王方起未梳洗又着隨何邀子期到一密室欵坐待王梳洗畢相見子期入密室少坐只見室中文字卷滿案兩邊帷帳器皿甚齊備左右人亦不敢擅入弄楚人如小兒隨何相陪茶罷起身曰待某看漢王梳洗畢請相見隨何出久未回子期轉身信步到文案邊見許多文書內有一書首尾不寫姓名但云項王彭城尖守提兵遠來人心不

歸天下離叛大兵不過二十萬勢漸孤弱大王切不可出降當急喚韓信回滎陽老臣與鍾離昧等爲內應指日破楚必矣黃金不敢拜領破楚之後願裂土封于故國子孫綿延百世臣之願也名不敢具子期大驚暗思此必增之書也近有人言亞父與漢有私我尚不信今觀此動靜情是實遂將私書藏于袖中壁間已有人暗窺報知良平須臾隨何至邀請子期與漢王相見王曰吾與項王初受懷王約先入關者王之我先入關當王于關中今旣得關中矣初心已遂不願與項王終年苦戰以傷民命情願講和凡關之西爲漢關之東爲楚兩家各分疆土永罷征戰煩

足下見霸王再三拜復此意子期曰我楚王已依尊命只欲與大王相見一面親自講和亦無別意王曰既有此意足下且回容吾商議定卽出城與項王相見虞子期辭漢王回楚寨細將從人相見一節次後入密室又竊得私書探聽明白的實不敢隱諱乞陛下詳察霸王聽子期之言將書看罷大怒曰老匹夫乃敢賣朕如此當細加推問務得實情決不輕貸范增聞知大哭拜伏于地曰臣事陛下數年肝膽傾倒豈敢有私此漢行反間之計使我君臣不和陰相傷害陛下不可聽也項王曰虞子期乃心腹之親已打聽的實豈有虛說之理增見項王持疑不決知其終

不足以成大事增乃大言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乃自爲之乞念增奉事陛下數年屢有勤勞願將功抵罪請得骸骨歸鄉陛下天地之恩也霸王亦思范增建奇績事楚日久不忍加誅遂令人送增還鄉增歎曰吾本盡心向楚而王乃疑我有私非我之屈乃楚之不幸也一路鬱鬱不樂行至彭城遂發背疽不起急差人往叶牛山請增師楊真人看疾差人具厚幣見真人真人曰范增辭我下山亦曾囑付爾平生好密謀奇計當擇主而事今却扶假滅真殘害百姓見橈不早只待如此狼狽以致重病纏身萬望我垂救此亦天理昭報非假人爲也我若救爾是逆天也不

納幣帛將差人叱逐下山。差人可見范增。增聞說遂倒于地上。氣絕而死。時大漢四年夏四月日。范增亡。年七十一。歲。後史臣有詩曰。

四萬兼金入楚營。君臣猶自議攻城。間言未必能顛倒。天命歸劉畫計成。

亞父彭城血淚流。可憐王業屬炎劉。經年奇計成何濟。枉使捐軀付一邱。

真假難分豈丈夫。鴻門徒自設狂謀。龍成五色知天意。空隱深機却似愚。

巢人七十謾多奇。爲漢驅民了不知。誰合軍中稱亞父。

直須推讓外黃兒。

東坡曰。增不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愚謂增特戰國奇謀之流。豈足以當人傑之名。夫所謂人傑者。識天時。辨真假。知彼知此。而後謂之人傑。若增曰爲楚臣。而不知項羽爲何如人。夫豈爲人傑也耶。

范增已死。送人回報霸王。甚傷悼。差人赴彭城。以禮厚葬。漢王聞增死。大喜曰。除吾心腹一大患矣。重賞陳平。仍把守城門。遂不題請和一節。霸王暗思。范亞父原無私意。此必是漢張良陳平設友間誤害忠良。傷吾一服肱也。觀增臨死之言。可見其心矣。急召鍾離昧。撫之曰。卿當安。

心勿生他意。昧曰：臣事陛下數年，雖無才能而一點赤心，金石不易也。臣父忠以事國，豈有他志？昨日虞子期所得私書，乃假設之辭。陛下當詳察之，勿為奸人所惑也。霸王遂立項伯為軍師，凡一應大小國務皆伯管理。因勸霸王攻城，霸王催僱軍士四面攻打，甚急。不知榮陽如何解救。下回便見。

摠評

不意范老有此明師，真人有此愚徒。

出榮陽紀信証楚

却說霸王攻打榮陽甚急，漢王患之，召羣臣計議曰：霸王

攻打榮陽甚急，韓信大兵未回，隣近諸侯又非項王之對，爾等有何良策？張良曰：項王因范增死，心上急躁，如何肯能依。况近日彭城軍糧又到，似有久困之意。此城若久困，或有人獻計，將榮河之水絕上流而下，沖灌而來，城必破矣。如之奈何？陳平曰：臣有一計，大王決可脫此重圍，但恐無此忠臣為大王赴難者。周勃等諸將皆曰：先生何以發此言耶？我等隨大王日久，雖鼎鑊在前，白刃臨頸，亦何懼哉？平笑曰：非為此難也。蓋有深意，非諸君所知也。王曰：計將安在？平附王耳曰：如此如此。王曰：此計甚妙，就着張良施行。諸將皆退。張良歸，駟舍分付左右置酒，邀請諸將赴

廣諸將聞良請俱到駟舍。良出迎禮畢，各分賓主坐定。良于中堂懸畫一軸，上畫着前面車內坐一人，後有甲兵數十騎，追趕甚急。樹林邊藏一人，衆將見了，不解其意，便問良曰：先生懸此畫何意？良曰：昔齊景公與晉戰，齊景公大敗，衆軍盡皆逃走。止景公坐于車中，有田父御車，後追兵甚急。景公無可奈何，田父曰：事急矣，大王當藏于林中，將王衣服與臣更換，臣坐王車，王可脫難。王曰：吾雖逃難，爾必遭擒，吾不忍也。田父曰：食人之食，當死人之事。留臣一人，不過大林增一葉耳。若存大王，實爲百姓之主，使天下受福，豈小補之哉？景公依田父之言，遂將衣服更換，逃難

而去。獨田父坐于景公車中，二百兵追至，見車中田父，以爲景公，遂擒獲。見晉獻子，晉獻子知非景公，欲殺之。田父曰：臣代景公而被殺，誠不足惜，但恐殺臣一人，而後來臣代君者懼其見殺而不肯効力也。獻子深義田父之言，而歎曰：臣不避難，而君得免死，臣之忠也。若殺之，不祚，宜赦其罪，以成其節。田父遂得免，而還。此圖乃田父代景公免難，而景公卒成霸業，青史留名，至今不朽。今漢王被困，無人效田父之所爲。良因懸此畫爲諸君一見也。諸將聞張良之言，皆奮然起身曰：父有難，子當代之；君有難，臣當代之。我等願代王死，而出榮陽之難。良曰：諸君雖各有忠心。

皆不似主上儀容。惟紀將軍與主上相似。可以誑楚。紀信曰。此某之至願也。雖冒湯赴火。亦不敢避。張良陳平大喜。次日張良引紀信見漢王。密奏紀信欲代大王詐降。漢王曰。不可。劉邦大業未定。臣下未沾勺水之恩。今著紀將軍代我赴難。我却乘便而逃。損人利己。仁者不為。吾不忍也。信曰。事已急矣。臣若退避。或城破之日。玉石俱焚。臣那時雖死亦無益于王矣。今若代王之難。王得出此重圍。臣留美名如泰山。今日輕性命如鴻毛耳。王不可以臣為念也。漢王尚猶豫不決。紀信遂拔劍而言曰。王若不依臣言。臣即白刎而死。以示無留難也。王即下階抱紀信而哭之曰。

將軍之心可謂忠誠貫日。千載不泯也。因問曰。將軍有父母乎。信曰。有母。王曰。即邦之母也。吾事之。又問曰。將軍有妻乎。信曰。有妻。王曰。即邦之妹也。吾養之。又問曰。將軍有子女乎。信曰。止有一子。尚幼。王曰。即邦之子也。吾撫育之。三者皆邦所以為將軍終身成全之也。將軍無憂焉。紀信叩頭曰。臣死得其所矣。張良陳平等即寫降書。差人出城報項王曰。漢被圍急矣。亦不敢割地以分關中。願出降與霸王相見。惟望不即加誅為幸也。左右聞差人之言。即報霸王曰。漢王差使下降書。項王拆書觀看。書曰。漢王劉邦頓首上書霸王皇帝陛下。臣邦家封守漢中。

到彼水土不服，思欲東歸，以棲故址，不意人心苟從，志同狂蕩，遂得關中之地。後值睢水之敗，已喪膽矣。望望無歸，依身滎陽，苟全性命，非有他圖。韓信東征，皆彼自為。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非邦之罪也。陛下今乃大兵臨城，指期可破，威武之下，鈇鉞難免。從文武羣臣之議，情願面縛出降，惟免一死。王若念懷王之約，昔日之情，悉赦。往愆誠沾，再造惟陛下其鑒之，不宣。

霸王看罷書，召漢使曰：劉邦幾時出城投降？使曰：今夜即

出降。霸王密傳旨曰：若劉邦出降，比面見之時，即伏刀斧

手，將邦碎屍萬段，以雪吾恨。季布鍾離味領精兵伺候。

說陳平張良奏漢王曰：王宮服便服，乘快馬，文武將士各裝束停當，命縱公周苛領在城人馬，把守滎陽。命紀信即將漢王龍衣更換，坐王龍車，將近黃昏，先出女子二千人，自東門陸續出城。左右報霸王曰：漢王出女子數千行，未盡也。霸王笑曰：劉邦酒色之徒，貪戀婦女，如此之多，何足以成大事？范增慮之過也。楚軍士見漢王出女子，各門皆來東門爭看。夜晚之時，挨肩擦臂，遂忘其軍伍行陣。諸將亦各爭看，不相關防也。漢王同文武將士領輕騎，衝殺出西門，望成皋而去。東門女子步行，又慢。及盡將二鼓矣，只見赤幟排隊而出，紀信端坐車中，黃屋左纛，前遮後擁，隱

隱而出公然不行君臣之禮亦不見有歸降之意項王怒曰劉邦定醉死車中矣見朕不下車投見尚端坐如木偶耶左右執火把望車中照看見紀信端坐不言左右曰漢王如何不言紀信曰某非漢王乃漢臣紀信也我漢王困久今已出滎陽會韓元帥英布彭越衆諸侯徑趨彭城拘項王家小會兵廣武與楚願決一戰以定勝負早聞下降書乃詐降也今漢王已出二百里外矣左右急報楚王曰車中非漢王乃漢臣紀信也備將紀信之言奏知楚王楚王大怒而復嘆曰劉邦逝之甚易紀信代之實難此真忠臣也哉朕雖文武將士收錄何止數百人未有如紀信之

忠者急喚季布曰爾可說紀信降朕朕是愛其忠也季布向前大呼曰紀信代劉邦出圍可謂忠臣霸王憐愛不忍誅戮爾當感主大恩下車投降仍封以重爵爾不可負王命也紀信車中大罵曰沐猴無知徒爾妄想丈夫事主忠心不二此頭雖斷而浩氣冲天金石不磨也生為漢臣死為漢鬼烈烈之志豈汝言可惑耶霸王聞信言知其不可易也遂命執火把者各舉火焚車但見烈焰之中衆軍士猶聞紀信罵不絕口頃臾烟焰既滅車已成灰燼矣後史臣有詩曰

火滅心不滅

將軍劓似鉄

赫赫烈焰中

鑪錘千遍徹 可以為昆吾

可以淬尖鋒 可以成竹節

利器飛霜雪 能斷好宛頭

助此英雄威 直擣匈奴穴

至堅不可折 楚兵二十萬

代主出榮陽 孤忠金石烈

何獨成三傑 將軍萬世功

○四○語○堪○慰○紀○信○將○軍○矣○ 徒掉三寸舌

奇謀空自說 使無紀信忠

人詩曰

鹿走蛇蟬二虎爭 滎陽危解事堪驚 後來拔劍論功者

矢口何曾說紀生

紀信車焚烈焰間 漢王脫難得生還 英雄自古誰無死

留得高名重泰山

却說霸王焚了紀信殺散漢兵 急差季布龍沮領精兵一

萬追趕漢王不知趕上如何對敵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紀將軍乃天地之正氣也 赴難時原不冀功漢之不敘

其忠漢之薄德寡恩耳信自成其為信矣 ○項羽當漢

假降之初令伏精兵及刀斧手伺候可謂勇乎紀將軍

從死如歸而欲說其降楚可謂智乎○使人人以效死

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通

序

德山諦觀